

新世紀

半月刊 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論壇

國共間摩擦日甚
畢德門警告日本
莫洛托夫的演說
荷比提議調停歐戰

專載

九國公約的真義……力菴
讀李鴻章一書後……王然
轟炸前的桂林……羅明揚

譯著

處理事變之最高目標……太田宇之助
美國對歐戰應持的態度……H. Hooper
法幣與外匯之一般情勢……H. Kann
蘇俄之謎……H. G. W. Woodhead

文藝

悽慘的豔遇……萍子

史料

九國公約
列寧外交秘史(續)……J. W. Wheeler-Bennett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論

壇

國共間摩擦日甚

留渝國民黨和共產黨間摩擦的情形，時時在各報流露，本刊也無庸贅述。最近朱家驊發表談話，說明共產勢力之大，並不如外傳之甚，同時國共間也沒有深的裂痕。但是欲掩飾事實的話，常常說得愈多，愈見破綻。朱氏最近代表留渝國民黨的談話，也是如此。朱氏承認邊區政府的事實，對於該區之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軍事的獨立，表示不滿，但謂可予以容忍。這一點足見所謂利用對外以圖統一的話，是完全不當的。在西安事變之前，我們對於共產黨組織的蘇維埃政府，可以不加容忍，可以派兵進剿，但是現在不得不容忍了，這豈不是去統一的局面反遠嗎？朱氏又謂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所任的職位，都是次要的，足見共產黨勢力並不大。這個佐證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衡量一黨力量的大小，決不能把官職來做標準的。中國的共產黨，沒有握到全國的政權，它只是想把國民黨「取而代之」，卻不是想在國民政府裏混一官半職，所以朱氏的看法是錯誤的。朱氏繼續謂中央軍的兵力，遠過於共軍，這一點是事實，我們對於任何確切的事實，都是承認的，但是我們很懷疑，為什麼渝府方面，聽任共產造成分裂局面，並聽任其勢力日益滋大呢？共黨軍隊的兵力，雖然不及，但是煽惑民衆及國軍的力量呢？朱氏的意思，是不是表示將來中日和下來，渝府反共的力量不成問題？朱氏又謂渝府和戰的決定，不但不致受共黨的挾持，連與共黨商洽也無必要云云。朱氏原意是說明渝府立場堅固，但同時卻露出破綻。我們要問，既然國共合作，又是各黨合作，為什麼和戰大計，與其他黨派連商洽也無必要呢？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國家益趨分裂，國共摩擦日甚的一般情形。

接着中共發表十月十日通過的議決案，這個議案，為什麼過了一個

月才發表，未免有些奇怪。該議案第一節，關於歐洲戰事，主張中國守最嚴格的中立。我們當然是主張守中立，但是局勢如有特殊變化，在中國方面為保持其國家利益起見，應改變立場時，我們也主張放棄中立。但是中共為什麼主張守中立呢？他們一向說英法是民主和平國家，必然會援助中國，但是現在中國為什麼不援助它們呢？是不是因為蘇俄保持侵略性的中立，所以中國也應中立？如果蘇俄改變政策，中國是不是應該跟着跑？該議案第二節主張盡力阻止日人整理其目前之所得，第三節表示繼續忠貞擁護以抵抗日本。這種措詞是很可玩味的。中共所擁護的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國民政府，僅是個人，而且是有附帶條件的，就是「以抵抗日本」。所以一旦不抗日，就不能得到「擁護」，所以不能不繼續抗日，其理由也就在此。

畢德門警告日本

最近美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演說，表示全美輿論反日之後，接着畢德門又警告日本，表示日本如不改變態度，俟明年一月日美商約期滿時，美有禁運軍火原料之可能云云。這在希望國際援助的人們看來，是一個天外飛來的好消息，不過無論什麼好消息，我們都應估量一下真的價值。第一，我們應該研究美國所忿恨的是為什麼？它所要求日本改變的態度是什麼？有人認為係指日本侵犯中國而言，這從去年歲杪美致日的照會及格魯畢德門兩氏的表示，可以明瞭絕非指此。美國所指的是美國在華權益，受日本的侵犯。美國所忿恨的在此，所要求日本改變態度也在此。現在問題的焦點是：日本願意並實際維持美國在華的權益與否，是美國決定禁運與否的原素，但決不在日本放棄對華軍事行動與否，這一點我們是應該明瞭的。第二，我們可以研究美國為維持其本身利

益之外，有無藉此投華之意。我們就美國輿論觀察，誠然是十分的同情中國，但就美國整個實際政策而言，却絕無援華之意，因為這兩年多來的苦戰，幫助日本充實軍火的，不是別國，却就是美國。第三，我們應該研究美國的禁運有無實現可能。我們認為日本如果對美（並非對華）不改變態度，禁運是有實現可能的。不過我們必須認清此中並不容有情感的存在，如果美國是重情感的，美艦「潘萊」號被炸的時候，美國早就該廢止商約實行禁運了，或是看見中國人民受過的禍害，是美國供給的軍火原料所致，美國也早該廢止商約實行禁運了。但是爲什麼等中日戰事已兩年多後，才談到這個問題呢？這就由於功利主義。現在英法在戰爭中，所需軍火數量浩大，美國如不與日本交易，不致受實際上的損失。日本的現金所餘恐已甚微，根本對美購買力已大爲減退。又中日戰事已成僵局，日方無大舉進攻之意，所需軍火不多。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政府才願意提出這和警告，也惟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大商人」才容許美國政府採取這種態度。第四，我們應該研究如果禁運實現，對於中國的利益是如何？我們認為中國許多鋼鐵煤礦，許多早在日軍掌握之下，現已在積極開發中，美國禁運的效力是有限的。至於石油一項，日本已有大量儲藏，將來也可向英荷及蘇俄購買。上次意攻阿比西尼亞，其汽油是蘇俄供給的，我們能否定蘇俄不把汽油賣給日本嗎？總括說起來，美國的禁運辦法，如果見諸實行，對於中國是沒有利益的，但是格魯及畢德門之敢於對日作訓誠式的警告，也無非鑒於日經久戰，國力消耗罷了。

莫洛托夫的演說

這次蘇俄外長莫洛托夫的演說，總算是改變作風，什麼反侵略，和平陣線等動聽的名詞，已是如「秋扇之捐」不再一顧了。從前中國共產黨把這種名詞鼓吹得十分起勁，我們就國家利害立場，屢屢指出這種名詞是毫不足信的，但是他們那肯相信，現在他們「祖國」的外長也不再

談起了，我想這種名詞也會不再見於此土了。

莫洛托夫的演詞中，未曾有一字提及援助中國，倒有一大套的話，表示希望和日本改善關係。據中共方面說，認爲莫氏外交演說中，雖非提及援助中國，但不能作爲蘇俄無意援助解釋。據我們的意思，蘇俄屢次表示積極援助中國，然口惠而實不至，現在連表示也沒有了，並且表示對日親善了，那會有援助之理？這兩個解釋，誰是誰非，讀者不難明瞭。

和莫氏演辭頗有出入的，是第三國際總會的文告。此項文告中，把英美德法，都叫作資本主義國家，痛加指斥，同時又勸告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國，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這在表面上看起來，蘇俄政府和第三國際確是兩件東西，其實呢？在史太林專政之下，那容異己的國際組織存在，還不是利用第三國際的名稱，來欺騙其他國家的工農嗎？

蘇俄鑒於共產主義的理論，雖然動聽，實行起來究竟有重重無法改除的困難，所以現在也除土地私有早經實行外，工廠也可以私有了，其限制不過是所雇工人不得過五百名而已。蘇俄不但在外交上，完全露出兇兇的面目，在內政上也起了激變，信奉共產特賴蘇俄的其鑒諸。

荷比提議調停歐戰

最近荷比兩國的君主，向英法德提議，表示希望調停歐戰。荷比兩國和德法是毗鄰，上次歐戰中，德國向法進攻，就是取道比利時的，荷蘭伴免災難，現在該兩國都覺惴惴不安，所以有調停的提議。

這個提議之必無效果，這是世人所共知的，但是這兩國的君主，爲什麼提出這個建議呢？原來希特勒鑒於形勢的不利，頗想在波蘭得手之後，即可平靖無事，荷比兩國看出他的心思，所以有心應響一下，賣一個人情，希望藉此緩和德國或有取道荷比的企圖罷了。至於英法方面，因爲荷比是關係重要的中立國，對於該兩國君主的提議，也不得不敷衍，來兩篇演說來婉謝。總之，兵凶戰危，一發難收，歐戰決不是短時間所可了結的。

專

載

九國公約的真義

力菴

現在宣傳者動不動就把九國公約捧出來。對美國說起來，或是希望美國出來維護九國公約，或是表示美國必然維護九國公約。對日本呢，說是日本的行爲，是破壞九國公約。對本國呢，甚至宣傳保持九國公約，是這次抗戰的目的，所以九國公約一日不恢復，抗戰一日不停止。這是就戰一方面說，至於談到和呢？又說是非經過九國公約會議不可。在美國方面呢？它的表示是兩面都能討好。在它向日本提出的抗議書中，長篇大論把日本的行爲指摘一下，說是違反九國公約，決不承認，這在中國當然感覺萬分的滿意，但是該抗議書的收尾，卻說日本如有建設性的提議，美國當然加以考慮，這在日本當然也感覺相當的滿意。在日本方面呢？它說九國公約是陳腐的東西，主張建設東亞新秩序。以上所述，就是對於九國公約最有關係的三國，其所具不同見解的一般情形。

中國人民，受了迷信性質的宣傳，把九國公約當作一道起死回生的靈符，認爲中國要把日本打敗是沒有希望了，現在只希望九國公約可以起點作用，把目前這個中日戰事解決下來。這種心理等於病人吃藥多時不見效力，只希望靈官殿的道士把符燒成的灰，吃些下去，可以使多年沉痾霍然而癒，至於紙灰究竟具有何種效力，也不暇細究，現在中國人，對於九國公約，也是同樣不加細究。

九國公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們留心國事的都應詳細研究的。本文在討論該公約內容之前，擬先將該公約的淵源敘述一下。

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次年在巴黎舉行和會。會議終了後，大家認爲經過那次創深痛鉅的四年戰爭，以後在歐洲再也不會發生第二次戰爭

了。他們曠眼四顧，美洲有北美合衆國在那裏做盟主，可以軟弱一切亞洲的小國，同時歐洲國家也決不會去發動什麼擄奪的行爲。澳洲是完全屬於大英帝國，也不會發生事端。非洲已經大家劃分清楚，也不致有什麼糾葛。所以歐美非四洲，都沒有問題，只有亞洲有一個大而且弱，又是物產豐富的中國，這在各國都想染指的前形之下，頗恐分贖不均，引起爭鬥。所以許多人都在憂慮着，說是第二次大戰一定是在遠東劇場表演。在這種憂慮的情形下，於是有了華盛頓會議的召集。

華盛頓會議這一個名稱是簡稱，應爲華盛頓太平洋會議，該會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東京華盛頓舉行，與會的有美國，比國，英國，中國，法國，義大利國，日本國，荷蘭國及葡萄牙國共九國。（因名次序，除美國外，以英文國名首字爲序）我國代表係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及伍朝樞。開會時先由美總統致開會詞，各國代表互致頌詞，旅經主席美國國務卿許士宣布議事程序，將縮減軍備，遠東問題分股會議。關於縮減軍備會議，我國沒有參加，至於遠東分股開會之始，我國代表即提議原則十條，得列入議程，復本此原則，歷提主要次要各案，共計十二案。一關稅自由，二租借地之退還，三治外法權之收回，四，撤去客郵，五撤廢無線電台，六撤退駐華軍隊巡警，七取消勢力範圍，八確守戰時中立，九取締各國對華相互締約行爲，十現有成約之法律上地位問題，十一山東問題，十二廢止中日二十一條之要求。此外各國提出者：一羅脫四原則，（羅脫爲美國代表之一），二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主義及設調查局問題，三勸告中國裁兵案，四停運軍火到華案，五中東鐵

路問題，六西伯利亞撤兵問題。共計會議三十一次，決議條文或定期施行，或派員調查，或彼此宣言，或訂立條約，或由他國代表撤回，或待至將來續議，歷年積案告一結果，這就是太平洋會議的情形。

關於山東一案，我國在巴黎和會拒絕簽字，中日互文亦拒絕直接交涉，在太平洋會議中，得美政府的調停，成立一山東條約，於一九二二年我國代表會同日本代表彼此簽字，復由主席報告大會。其餘九國條約關稅條約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分別簽字。九國條約的全稱是「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即係我們通稱的九國公約。至於限制軍備會議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各問題，則列入議決案，是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國批准九國條約及關稅條約，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全部批准文件交到華盛頓。

我們對於華盛頓會議的經過情形，既然已明大略，現在就可討論到其他的問題。我們要明瞭該會的目的，係在避免對中國角逐而引起戰爭，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該會利用兩種方法：一係列強限制軍備，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二係對中國利益均霑，以減少引起戰爭的可能性。關於減少戰爭可能性一事，除限制軍備外，又解除了英日的同盟。關於減少引起可能性一事，除各國對中國利益均霑外，並給予中國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會，這是該會議成就的總綱，我們必須明瞭的。

當時太平洋中主要的角色，原不過是美英日三國，所以關於限制軍備問題，也側重在該三國的關係。英美的主張，三國海軍的力量應為五五三的比率就是英五，美五，日三。日本起初當然不答應，但是英國說它的屬地分散全球，所以必須有較強的海軍，美國說它的海岸線，沿着兩洋，所以也必須有較強的海軍，它們又同聲說，如果日本有了同等的海軍力量，這個均勢就無從維持，又說是日本有這樣的海軍力量，保全本國安全是毫無問題，並且也落得節省經費，又勸說如果競造起來，英美有巨大的資源，日本是無法競爭的。這一席話，日本在當時情形之下，不由得不接受。這就是所謂海軍五五三比率的來源。

關於解除英日同盟的一個問題，在英國方面原不願意，因為英國在

遠東方面，為防止俄德兩國勢力的伸張，原以拉攏日本為上策。可是在當時德國新遭戰敗，俄國內亂方殷，再也沒有妨害英國權益的可能，所以對於英日同盟，未始不可放鬆。同時加拿大方面，對於解除英日同盟，要求甚烈，因為英日同盟，未免有對美的嫌疑，一旦美日間發生衝突，英國即有牽入的可能，可是加拿大是英國的海外自治領土，和美國國境毗連，這對於加拿大的安全當然發生嚴重問題。即在當時世界和平空氣之中，雖不認國際間會發生戰事，但英日同盟的存在，究竟是美加間感情的障礙，於是英國就宣告解除同盟，這在日本，認為當初助英反德，現在事過而還遭人遺棄，當然不免懷恨。

現在我們討論到九國公約的內容。（該約全文見本刊史料欄）該約第一條第一項稱「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這一項條文是中國在文字上演說上引用最多的，從這一項條文，我們可以明瞭下述各點：（一）這項條文的訂立，足見中國之主權等，已有被侵犯的事實，以後並有繼續被侵犯的危險。（二）此項條文僅表示各國間的一個約定，如果其中一個不遵守此項約定，他國並無制裁的義務，這是與國聯盟約不同之點。如果他國為維護或增進其在華權益起見，竟與違約國發生戰爭，這是政治問題，至少單從法律觀點來解釋此項條文，他國是沒有制裁義務的。（三）就政治觀點而言，一國違約，他國或採取制裁違約國方法，但亦有與違約國聯合以共同對華要求種種權益的可能。中國目前一切宣傳，則確認各國為維持其在華權益起見，只有援華制日一條途徑，這未必可盡的。特別在目前情形之下，各國關係國的財產貿易都在日軍勢力範圍之內，其趨向倒是與日妥洽。（四）此項條文不過是各國間的約定，並不是對中國立下一個保障，保證中國萬年太平無事，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倚賴這個公約。（五）此項條文對於中國係一種有利的恥辱。為什麼說是恥辱呢？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不能自保，而必須由各國出來互相約定代保，而且把項字樣寫在煌煌的公約之上，這豈不是一種恥辱，為什麼說是有利的恥辱呢？因為雖然受了恥辱，但是得到環伺的列強的約定，來代保一下，未始不是中

國之利，所以說此項條文係對中國一種有利的恥辱，盲目宣傳者，動不動把神聖兩字冠於九國公約之上，我真不知道這有什麼神聖之可言。

本公約第一條第二項爲「締約各國協定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此項條文，沒有談到時間問題，不過就中國而言，我們只能認爲這是一個很短促的時間。就事實而言，我們並沒有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時間，而且在北伐時期中，中國受了九國公約締約國以外的國家——蘇俄的煽動，引起對於締約國無謂的反感，所幸隨即消滅，使惡化的國際關係重新納入正軌。這是我們應當自責的。至於日本未曾給予中國完全無礙的機會，這也是事實。此項條文與上項的性質相同，不過是各國的約言，在表面上似乎專爲中國着想，按其實際卻不盡然。當然中國內亂頻仍，各軍閥之後，每有外國支持，欲待其獲得全國政權時，要求給予特殊權利，以爲支持的報酬，這樣一來當然使各國在華的權益分出輕重，不免就要引起爭端，所以爲釜底抽薪計，只有大家約定不支任何軍閥。如果我們看這條文，單從紙面上解釋，而不從背面着想，那就會失之敷淺，甚至失當了。

以後各項條文，才談到「文」，總括說起來，就是「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八個字。關於機會均等，係指各國在華的商務實業而言。就列強一方面說，他們約定大家機會均等，不再指定勢力範圍及對華要求特殊權益。就中國方面說，中國有使列強機會均等的義務。第一，中國不能給予任何國家以特殊權利，同時也不能削減任何國家既得的權利。此項權利，係指外人在華的商務實業而言，至於領事裁判權等則除外。第二，中國對於外貨的運輸，不得施行或許可何種待遇不公之區別。這樣一來，中國對於輸華貨品及在華工業的管理，已經失去伸縮性了。

和「門戶開放」相對的，是「閉關自守」。中國從前的政策是閉關自守，可是外人不容此項政策的維繫，並對之作種種指摘論調，國人不禁隨聲附和，亦遂認爲閉關自守是一種陳腐的政策，目前甚至把門戶開放當作國策了。按國際間之事，無不以權利義務爲對象，假設中國政府禁止中國人民前往外國，是中國未享受權利，則同時中國當然也沒有容許

外人入境的義務，又如中國政府僅容許中國人民前往美國，美國亦容許中國人民入境，則中國對美有容許入境的義務，但對於他國則無義務，這就是中國門戶開放與否，或對誰開放，其權應操於中國之手。所以就法理而言，中國從前採取閉關自守的立場，是完全確切的。至於從政治方面說，中國是否宜於採取閉關政策或是開放政策，或是中國是否有力保持閉關政策，這又是另一回事，至少在九國公約內，中國對於門戶開放，已經確定必須實行，這是把中國的權利變成了義務了。

現在許多宣傳家都在說：中國必須用全力維持門戶開放，不容日本獨佔，獨佔當然是不好的，這不成問題，但是中國爲什麼要維持門戶開放呢？門戶開放就是共佔，獨佔固屬不好，難道共佔倒反好？本文剛才指出，門戶開放政策在中國已不是權利而是義務，權利當然應加維持，義務何必拉在背上？如果日本獨佔的話，對於中國不利的地方，中國當然應加反對，對於各國不利的地方，應當由各該國去反對，決無中國代爲反對之理，其中利害，必須分別清楚。

細按「機會均等，門戶開放」這兩個原則，對於第一條第一項所載尊重中國主權一語，實有抵觸之處。如果中國主權完整的話，則中國給予他國的機會，應一憑該國給予中國的機會爲準，其間自有厚薄之分，決不能達到均等的地步，更無中國承諾必須均等之理。至於門戶開放，或納甲拒乙，也應由中國自身斟酌情形辦理，決無中國承諾必須開放之理。例如美國可以禁止華工入境，這就不該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了。

總結起來，九國公約的本質，不過是中國承諾「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以換取列強「尊重中國主權領土」的約言，藉以保持國家的生命，而列強約言「機會均等」藉以避免各國的衝突而已。就九國公約當時簽訂的環境而言，適在第一次歐戰結束之後，和平空氣，迷漫全世，英美勢力方張，日本羽毛未豐的時代，現在事過情遷，環境已非，這個公約再也沒有靈驗了。況且列強參加該約的目的，原不過是維持他們的在華利益，至於尊重中國主權領土，僅是一個約定，一種方式而已，卻決不是該公約的目的。如果中國輕重倒置，認定九國公約的唯一目的是尊重中國主權領土，而把國策放在這一紙公約基礎上面，那就大錯了。

讀「李鴻章」書後

王然

「李鴻章」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爲新會梁任公先生所著。余讀此書，不覺感慨系之。任公著述此書，固在「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加以論斷，使後之讀者，知其爲人」，（序例語）然余讀其所論，其意在喚醒國人，使能審勢量力，勤修內政，勿生虛矯之氣，以空言爭勝也。執意時至今日，我國之朝野，仍朦朧然徒唱高調，掩敗爲勝，使國事危殆至斯，豈國人之積習難返若此之甚耶？余意任公有知，當恨徒費筆墨矣。

任公於其序例中曰：「合肥之負謗於中日甚矣，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爲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爲之作冤詞也。顧書中多爲解免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禍梨蜜也。」余讀其全書，深信任公確能守此旨。任公爲失敗之政治家，若論其風度，則確爲一大政治家，其流弊於此書者，頗可見其一斑。其遭過失敗，豈任公之不幸，實中國之大不幸也。

任公於本書諸論中曰：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屈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梁滿天下，未必不爲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爲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鑑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以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所謂非常人矣。其爲非常之奸雄，與爲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

噫，處衰弱之國勢，遇虛矯之民氣，而昔之所謂士大夫者，即今之所謂領袖人物者，又復別有用心，老成謀國者，不亦難哉。以會國藩助勞之高，物望之重，當其辦理天津教案，時值髮捻初平，內憂甫弭，「法人籍端要挾，聯英美以迫清廷，其欲甚奢。會國藩方任直隸總督，深察此事之出在我，而列國蹂躪奪牛手段，又非可以諷頂對付也，乃曲意彌縫，鎮壓津民，正法八人，議罪二十餘人，而法人心猶未饜，必欲重索賠款，且將天津知府知縣置諸重典。國藩外之應付西人，已極竭蹶，而內之又爲京師同盟黨所排擊，呼爲賣國賊。（京師湖廣會館將國藩區落拔除摧燒，即此時也）白簡紛紜，舉國欲殺。」會國藩，人望也，其一牛行事，彰彰於世，豈有媚外而受辱哉，蓋審勢量力，不得不然耳。李鴻章亦具殊勳，物望亦重，當其在馬關開和議時，突遇刺客鎗擊，中左額，鎗子深入左目下，衆醫皆謂取出鎗子，創乃可癒，但須靜養多日不勞心力。鴻章慨然曰：「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寧死無害！」刺之明日，或見血滿袍服，言曰：「此血所以報國也！」鴻章潛然曰：「舍予命而有益於國，亦所不辭！」其慷慨忠義之氣，宜爲世人所共欽仰，然而朝野之士大夫，羣加詬訾，指爲賣國賊。李鴻章，人望也，其一牛行事，彰彰於世，豈有媚外而甘受辱哉，蓋審勢量力，不得不然耳。今汪精衛先生功在黨國，物望所歸，當其長政院時，忍辱負重，羣情不察，致遭狙擊，至今彈猶在身。至去年鑒於中日戰事，已有轉機，倡議和平，其爲國忘身，宜爲國人所共欽仰，而今之所謂領袖人物者，羣加攻擊，指爲漢奸。汪先生，大政治家也，其一牛行事，彰彰於世，豈有不望最後勝利，而欲中途妥協媚日求辱哉，蓋審勢量力，不得不然耳。雖然，今昔之勢，不盡雷同，自汪先生倡議和平後，民衆擁護，其勢澎湃，必不容是非之終不明也。梁任公論會國藩曰：「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厲。」其論

李鴻章，曰：「時勢造成之英雄，而非能造時勢者也。」今汪先生，造時勢之英雄也，奮鬥不懈，其必有造於東亞和平之局，蓋可斷言也。

任公論中日甲午之戰曰：

「是役也，李鴻章之失機者固多，即不失機，而亦必無可以倖勝之理。蓋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於未戰前決之。何也？世運愈進於文明，則優勝劣敗之公例愈確定，實力之所在，即勝利之所在，有絲毫不能假借者焉。無論政治學術商務，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來，刻意經營，上下一心，以成此制敵死之勁旅，孤注一擲以向於我，豈無所自信而敢乃爾耶？故及其敗後知其所以敗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敗而猶不知其致敗之由，是死人也！然則徒罪李鴻章一人，烏乎可哉！」

此次中日戰爭，吾人之失機不亦多乎？有不戰坐土或聞風而逃之官吏，未聞政府重加懲辦也。又有游而不擊或游而劫民之隊伍，僅見輿論重加獎勵也。雖然，即無此種不良現象，我國亦無倖勝之理，其故任公蓋已詳述之矣。任公曰：「及其敗後後知其所以敗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敗而猶不知其致敗之由，是死人也。」今則不但不求其致敗之由，甚且不自認戰敗；不但不自認戰敗，猶日以勝利自欺，吾誠不知其為何種人也！

任公述甲午戰事交涉之情形，曰：

「戰事之前，中國先求調停於英俄，此實導人以干涉之漸也。其時日人屢言東方之事，願我東方兩國自了之，無為使他國參於其間，願我政府蓄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歐人以力脅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時，蓋其處心積慮，相繼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鴻章將使日本，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國疆土，惟中國必須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為報酬。」李乃與喀希尼私相約束，蓋在俄使館密議者數日夜云。歐力東漸之機，蓋伏於是。」

嗚呼！此述甲午之覆轍耶？此殆為今日時事寫照也。日人謂東方之

事，願我東方兩國自了之，此即直接交涉也。吾人日以保全主權為言，然而和戰之大計，為國家最高之主權，吾人不欲行使，必待西人一言而後可，其背謬何其甚耶？（編者按：關於直接交涉與國際調停之利害，可參閱本雜誌第六期）又曰：「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時」此亦為今日時事寫照也。當此次中日戰事初起時，俄人謂六個月後，必定出兵。迨首都淪陷，又謂俟武漢大會戰，必定出兵，然而外蒙及西北邊區，已在俄之宇下，出兵固毫無影響，甚至俄國高唱日俄親善之說矣。

書中又述當時彙吏之見，曰：

「當時中國人欲借歐力以拒日者，不獨李鴻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張之洞時署江督，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為勝。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報酬亦同。」云云。」

今人之見，蓋尤有甚者。共產黨人號於衆曰：「我亡於日，寧亡於俄」此直欲舉國事俄，豈僅劃分地域推展商務而已哉。按張之洞之為斯言，蓋鑒於外人無空手助我之理，必須以利餌之，故不明情勢中尚有明瞭在，今則倡言列強為正義，為和平，為公理，為反侵略，為維持條約神聖，必來助我，此真所謂糊塗透頂也。

任公論立國之道，曰：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嘗汲汲焉與他國聯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若今日之中國，而言聯某國聯某國，任論人未必聯我，即使聯我，亦不啻為其國之奴隸而已矣，魚肉而已矣，李鴻章豈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無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

今則中國所恃者何？曰國聯盟約，曰非戰公約，曰九國公約，此皆紙上文章也。又曰民主國線，曰人民陣線，曰和平陣線，此皆空洞名辭也。抗戰以來，此項紙上文章，空洞名辭，皆經證實其毫無效力毫無根據，而愈戀似仍不捨者，其故安在哉？豈積習難返若斯？余讀任公此書，不欲掩卷太息，而望有所盡國民之天職者，因不惜再浪費筆墨，以作書後，深望國人能平心靜氣一思中國屢敗之故也。

轟炸前的桂林

羅明揚

廣州未失陷前，在桂林旅居了二月上下。就各方所調查的情形，寫就本文。及離開桂林兩星期，廣州即行失陷，嗣後，桂林受到最慘酷的轟炸與大火，城內房屋，焚燒大半。因此，本文權作爲桂林被焚前的記事，供諸讀者。

一、桂林的市街與城池

桂林的風景，從宋人以來，被推崇到極點。實際上，除山峯奇怪，岩洞自然，鐘乳怪石特多以外，沒有什麼。有人說，除去「山水」，桂林可甲天下以外，桂林還有什麼可甲天下呢？確實，只有這點自然環境，可首屈一指，此外，便都提不到話下了。

紀述桂林風景的文字，太多了。不過要簡潔了當的，據我看，還沒有比得上桂林，環湖路大中華旅館的一付對子。上聯述山，下聯述水，概括無遺，錄如下：

中外想無多，四面峯圍鬢髻，棲霞山峙于東，象鼻山橫于南，老君洞擁于西，白鶴洞障于北，開門便見，

華洋能有幾，兩湖水映榕杉，伏波潭比其澈，鬥鷄潭形其闊，替家洲妒其媚，鷓鴣洲等共平，入暮相迎。：

上聯的「鬢髻」，係指的城內的獨秀峯。

下聯的，榕杉，是指城內榕湖杉湖岸上的幾株古老的榕樹與杉桂木。

現在，杉樹，久已沒有了，只有杉湖這個名字，還被保留着。

桂林城，確實有點像一個茄子，中間的榕湖，杉湖，很像兩點被玩皮小童挖去了的兩個小洞。

城東面是灑江，南面是陽江。

灑江上有幾座橋，溝通了桂林城與南岸的交通，在開元寺後，又有一座浮橋。河中，時時停有不少的小得可憐的竹木排。

灑江上，一座浮橋，溝通了桂林城與江東的東江鎮。在浮橋以南，

停着各地的船隻，「開往平樂，陽朔、順搭梧州客」的笨笨的木船，都

停在這裏。全州及湖南去的小船，也多停在這裏，大概，因爲這裏是停

船處，使東江鎮，成了經營進出口貨貿易的「水面業」商人的集中區。

由浮橋向西走，進東江門後的桂東路，也因此成了繁華市區。銀行，金

店，綢緞舖，雜貨業，多集中在桂東路的西段。桂西路，是一些小雜貨

店集中區。全州粘米，鹿寨片糖，草蓆，是這裏多有的。中華書局，商

務印書館，正中書局，桂林稅捐局，桂林中學，也在這一條街上，在當中的

南北路，是雜貨業、飯館、戲館，裁縫舖，當地稱爲軍衣業，照像館的

集中區。過了跨于榕湖於湖上的陽橋，就是桂林城的南部了。在這裏，

小雜貨舖、飯館、旅店，伙舖，製牙刷，織毛巾的，汽車行，很是不少。

在陽橋北面的環湖東路，似是住宅區。馬君武的一所小洋房，便面

湖而立，門兩旁有他自書的一付對子。環湖北路，幾乎是旅館，多邊住

宅。這一帶，多是桂林的高等旅館。廣西日報，桂林市政處、農本局桂

林專員辦事處，桂林女中，歐亞航空公司，都聚集在這裏。

到北門去的桂北路兩旁，是那些日趨沒落的織布，織毛巾，織襪業

的集中區。三三張窄幅的木機，三三台機，便構成了工場。樓上是織

布廠，樓下是門市兼絡紗間。老板，老板娘，小兒女，另外加上幾個徒

弟，全部人力，便完備了。織毛巾的，間或可看到一點點貨，擺在門市

上。織布人，多半是湖南人。

除去這幾條街以外，便多是住宅區，與些小店舖了。只有在皇城前

與桂東路十字交叉的正陽街，比較繁榮一點。大華飯店，在賣着高等的

西餐。斜對門，便是演唱桂戲的戲園，稱爲南華酒家。正陽路南端四側

是公共體育場，尙未開始播音的廣播電台，設在場的北面，這裏時常在

夜晚演些抗戰的影片。廣西省黨部在體育場西南角上。

在中南路上，過去會演過的戲園，現在差不多都關門，改行了。只剩下房子「高頭」的名字，令人可認識舊來的面目。新的戲園，是新華大戲園。這裏過去是電影，現在正演着海派的京劇。中北路，有一家高陞酒店，在演粵劇這是一家要雜要的戲院。

皇城，方方的，四方各有一門。中間一條東西路，約半里長，路南東方是省府圖書館，西方是五路軍總部的各處。以前是桂林女中。

緊對着南面的正陽門的，是廣西省政府。省府東方，一排排的房子，現在是各廳，省府西方是綏靖署。五路軍總部。在以前這些都是桂林高中的校舍。

在省府後面，便是中山公園，這裏在過去是藩府的花園，有名的獨秀峯，便矗立在中。現在，山上有軍事設備，人們莫想可登高一望了。峯後是個小月牙式的湖水，不過尺把深。山底下，新鑿了許多洞，據說這是檔案保管室。在公園的東面，種着各色的花。公園，似乎太小了，佈置，又未見得有什麼審美的計劃。由皇城西門出去，便到了樂羣路。廣西的樂羣社，與中央造幣廠桂林分廠，都在這一條街上。銀幣與銅分錢，只是最近，纔被桂林人普遍的使用着。

由皇城後門出去，向東望，便看見城邊，江邊的伏波山了，這裏也是有軍事設備的地方。城外山麓河邊的遺珠洞，現在正是避難所，終日擠滿了在此躲避空襲的人。

河東的七星岩，現在也是一樣。許多人扶老攜幼的朝出暮歸，在此避難。龍隱洞壁畫是宋人的石刻。狄青的紀功碑，紀述了他南征時的軍隊組織。

城東南角，文昌門外，便是有名的賭，標的區域，特察里。

X X X X X

城，據桂林人說，是南北七里三，東西三里七。北部，建築在山上，成爲狹長的一部份，南部東西較寬一些。牆，都是石灰石壘砌成的，高不過丈許。

城，北門一，西門二，南門三，東門有七個。純粹爲適應江上水運的關係。西門，現在已拆掉了。

城內的街道，繁華市區，都是瀝青路，其餘地方，有些已鋪有碎石路面，有些仍是以前的舊路。在許多地方，新開的街，還沒有修好，被拆去的房子，處處留得遺跡。由這些地方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桂林的市政，正在猛烈的改良。

房屋的建築，樓房居多。門面方面，有些修飾得很摩登，立體式的，不過大部份，還都很樸素。南門以內，房屋還是木料居多，十字街，便用磚了。桂東路的商號，皆有騎樓，這是桂林城內惟一有騎樓的街。

街上來往的人，似乎灰布衣服最多。男女學生，公務員，及許多店員，都是灰布衣服，長衫，在這裏似乎特別不普通。西裝，也是一樣。當地的女人，除去女學生，女公務員着灰布衣服以外，似乎是短衣的居多。特別是在夏季與秋初。大概穿着旗袍的女人，總是外來人，或者是高級官吏的眷屬。

外來的人們爲好奇，爲價廉，爲不至於特別顯露出是外鄉人。都不自覺的，作上一套灰布中山裝。不過，秋風一起，又漸漸使這些人，恢復過去的服裝了。

城市內的交通，大部份要依恃兩條腿。

公共汽車，只有一條南北路線。私人汽車，少得可憐，並且還都是有京，滬，贛等地的車牌的。人力車，總共不過百四十輛，可是價錢，又被一些剛下汽車的旅客提高了。因是，人力車只有集中在車站附近，別處是不易得到生意的。

腳踏車，不過二百輛。

電話，只有三百號。打電話，叫號數，在這裏便露出了「鄉氣」。裝置電話的，機關及要人住宅，要佔一半。現在，這裏正準備安裝自動電話。

二、桂林人口的劇增

桂林城的人口，戰後只增加了四分之一，據說，這尚是由于房屋太少的原由。如果有充分的房屋，這個數目，還可增加一點。據省會警察局的調查，戰前戰後人口的增加，約略如下：

時間	戶數	男人	女人	合計	備 考
廿六年六月	17,437	43,842	37,943	81,785	寄居公共處所者 6350人，未計入
廿七年八月	20,086	60,168	48,570	108,738	寄居公共處所者 10729人，未計入

由上列數字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在戰前平均每戶不足五人，戰後，每戶已五人有餘。人口方面，戰後男子增加萬六千餘人，女子不過增加八千餘人。男子的增加，似乎特別多。這裏面，恐怕是由外方遷入桂省的。大概至少要有一部份，是廣西當地遷入都市中的男子。如果，我們可以卑劣的心理來推測，恐怕要有一些，是爲逃避兵役而來的。

再由增加的戶數，與人數方面來看，假如新增的人口，都在新增的戶內，則我們可發現一種特異的現象，新增戶，平均每戶有七個男子，三個女子。與戰前的每戶二男子，二女子，有劇大的差異。

因爲外來人漸漸加多，使桂林出現了許多冒牌的北方麵食小館。祇是近來，保定人開的東方酒樓，方有一點較純粹的北方飯。

法幣的推行，似乎也不能不歸功于外來人，特別是新遷來的機關與學校，嶄新的連號的法幣，常是一疊疊的到這些人手中，又散佈出去。

三、桂林的政治組織與學校

在政治組織方面，桂林城，分作六鎮。在城的南部，東方是義南鎮，西方是培風鎮。城的中部，東方是向龍鎮，西部是八桂鎮。城北部是鳳北鎮，城外江東是東江鎮。

按照廣西的下層組織原則，每鎮有一中心學校，即高級小學，桂林共有六所。至于等於初級小學的國民基礎學校，在桂林共有二十五所。一般人總說，桂林，是文化都市，不過在這裏中等以上學校數目，

也不甚多。在現在，除去廣西大學，遷往良豐，桂林縣立國民中學，遷往鄉下，中央軍校，原在鄉下以外，在城內，只有四個大學及專科學校，這些都是新遷來的。

1. 江蘇教育學院
2. 武昌中華大學
3. 國立體育專
4. 俄文專修學校

國立中正醫學院最近擬在城內建築校舍。中學，只有四個，省立二個，私立兩個。

1. 桂林中學（高初中）——桂西路
2. 桂林女中（初）——環湖北路
3. 漢民中學——東門外穿山村
4. 逸仙中學——東江鎮

中華職業教育社辦的職業補習學校，最近也開始招生。教會，在這裏沒有勢力，他們沒有辦學校，這是廣西的一個特點。

四、消費都市的桂林的商業與手工業

大概是由于桂林，是文化與政治都市的緣故吧，商業，不甚發達。人口，比平時的柳州，要多一倍，可是商業的貿易額，只有柳州的一半。據稅捐局營業稅部份的統計，廿七年上半年按照總收入額課稅的商號數與總收入額，略如下：

業別	戶數	理髮	租賃	旅館	茶樓	熟食
業別	戶數	19	242	7	156	251
總收入額(元)	400,600	65,300	43,400	182,200	356,200	
娛樂	汽車	故衣	販賣	手工	電力	
4	4	72	642	933	1	
104,300	150,000	184,600	6,949,467	818,050	980,000	

映相	當押	洋服	建築	酒店	總計
6	2	10	26	37	2462
35 500	364, 500	43, 500	476, 150	239, 500	13, 666, 600

按同資本額課稅的，有兩種營業：

業別	銀錢	信託	合計
戶數	35	1	36
資數	9, 100	4, 532 500	4, 541, 600

信託業，指廣西省銀行，代理省庫。

過去按照收益額課稅的，是代理業，即所謂代客買賣的「行」，「平碼舖」，在桂林，只有十六家，一年的總收入額，不過是 6,324,000 元，由這個數字中，可以看出桂林的農產品的貿易，是不十分繁榮的。其中的五家，生利泰，全通莊，又昌，有道，有德較大一點。

大概就一般情形說來，桂林的商業，大部份是供本地消費的，對於附近鄉下的貿易，是微乎其微的，祇要將販賣業與代理業的總收入額，兩者加以比較，即可瞭然。如果就商號種類與此類數目，加以比較，這是一種事實，更加明白。

易於使人認為桂林有些手工業的一項，手工，號數是特別多，幾及一千。不過這裏面包括着織布，織毛巾，織襪，木匠，皮箱，皮鞋，製傘，製牙刷，洋鹹，竹篾，竹篾等等，據稅局中人說，都是很小規模的，只要看他們的總收入額，八十一萬餘元，也可明白。一般人，往往過于把桂林的織布業看得高了，據廣西年鑑，廿三年的調查，桂林的織布業戶，總共有四百餘家，總計所用的人力，不過兩千人，年產布，不過廿五萬疋。近來，這種營業，逐漸衰落，任何織戶，都需要有一種副業，作生活上的補助。並且織戶，因資本無多，所以現在也大半變成了布號的工人，他們到布號領紗，交布，領取工資。能自己購紗，織布，出賣的，已然漸漸減少，減到不佔重要地位了。

織毛巾業的家數，現在還有二十餘家，因為消費者尚不少，還可支持，一般的說，這裏的織布業，多保持着「一種家庭工業的形式，徒弟，

是有些，工人，則幾乎用不起了。

現在，我再將廣西年鑑所載到廿三年六月底為止的桂林手工業調查，與廿六年四月的廣西日報登載的調查，作一個比較：

廿三年	廿六年	織布業	染布	絲織	製鞋業	縫紉業	傘業	篾業
400	50	65	7	20	40	40		
63	19	17	57	33	14	20		

由上列數字，可以看出，一切手工業，除去製鞋與烟絲業以外，都急劇的減少，特別是織布業。大概，這種手工業，與織機，都不免在機製品的排擠之下，逐漸消滅的，織機業之不易發展，更是意中事，因為桂林人穿機的太少了。至于馳名于平津的桂林的竹篾，也衰落得特別兇。戰事既起，平津及長江下游，沒有銷路，篾業的老板，祇有嘆氣，在祈禱和平了。

除去織布業以外，其餘小手工業，大都是採取家庭工業形式的。徒弟，是常有，不過工人，倒是不常常被老板們採用的，有些手工業，如篾業，烟絲業，革履等等，則多採用論件工資制度。總之，由這些小手工業的組織，與工人待遇方面看去，我們可以充分的感到，一切一切都是轉變中。不過無論老板採取何種制度，以剝削工人，勉強支持，恐怕終于不能抵抗得了時代的淘汰的。

末了，指出一點特別的現象。在桂林，商店的專業，似乎尚未甚發達。書籍業者，帶賣摩登皮鞋，故衣業兼作牙刷，雜貨業帶賣照像材料，是極普通的。

五、桂林的地價與土地權利

因為桂林的商店，資本較大的商店，都集中在十字街上，即桂東，桂西及中北中南，桂南路，所以這裏的地價，也特別貴一點。據桂林縣地政科土地估價委員會根據業戶陳報，加以估定的每井（方丈）價格，約如下：

村東路	西段	1100元
中段		1100元

東段	一一〇
桂西路	九〇
中北路 (南段)	一〇九
中南	一一五
北段	一一〇
南段	一〇五
桂南路	一〇〇
北段	一〇〇
南段	一〇〇

在桂東路中間，到皇城正陽門間的街道，也是商業繁榮的地方，這裏的地價是一一〇元一方丈。

另外，臨榕湖，杉湖的環湖路，因為高等一點的住宅與旅店都集中在這裏，地價，也與繁華市街一樣的高。大概環湖北路，每方丈值一五元，環湖東路，每方丈百元。

水面業，經營土產出口，外貨入口的商店的集中區，東江鎮，則地價特別低廉，每方丈最高不過七十元，最低竟至一元。不過由地權方面來看，還更有另一種現象。東江鎮，是在桂林城中，地上權與典權特別多的地方。據桂林縣地政科辦理土地登記時，所得到的統計，各種地權，在桂林城的分佈如下：

所有權(件數)	典權	地上權	抵押權	地役權	永租權
八桂鎮	八三三	五六	二一	一一	四
義南鎮	九八六	五九	二四	一三	四
白龍鎮	九九二	三二	七八	一八	一
江東鎮	三一五六	九八	二〇八	一九	一
培風鎮	二一〇三	八五	一五八	五九	一
鳳北鎮	三七八二	一一三	一三八	一	一

大概，我們可以說，在已成的商業區內，土地所有權較為多些。在新興起的商業區與住宅區，則地上權與抵押權，似乎發達。不過有地上權的地方，也許是空地。

最後，講到最近桂林的土地投機事業。

在城內風景較好，交通較便，空地較多的地方，在最近，地價飛漲，遠過于地價估價委員會所估定的數字，二百元一方丈，是通常的價格。城外，在湘桂路車站附近，南站與北站附近的土地，荒地早已投機家高價賣去。據熟悉這方面的人說，在這兩處，現在都沒有少過一千元一市畝的土地。最高價要到三千元以上。在過去，這裏的田地，不過三五元一畝，荒地甚至不過十元左右。

六、桂林的住居問題

在廣西省會未遷向桂林以前，桂林的房產建築，比較的是舊式居多，不甚堅固。房租也往往是論年計算，租價甚廉。自從廣西省府遷回桂林以來，房租便逐漸提高，計月計算的場合，也日日增多。新的較堅實的建築，住宅與旅店，商號，也逐漸增加。到抗戰起後，武漢長沙時被空襲，一部份人，與機關，在本年五月以後，開始向桂林遷移，這些避難者，總以在漢口，上海，南京等地的房租作標準，同時又急于租房，便不自覺的把桂林的房租提高了。初期計租，尚按桂幣計算，後來便被貪心的房東，按作法幣計算了。這樣，房租增加一倍。因此，據老桂林人講，一般的房租，幾乎提高了十倍以上。不平，而且常受房東迫令搬家的桂林人，便有些憤憤，祇有高聲罵這些外來的，帶有大量法幣的高等避難者。

同時，有點資本的當地人，與外來人，在房屋租價過高的情況下，大家積極的建造新的住宅。不過，這一點又受了建築材料，與建築工人的限制。在這樣一個較穩定的，還帶有極呆滯的農村性的都市，與人工特別少，更因徵兵，徵工，而特別使勞動力缺乏的桂林，是沒有方法，可以適應這反常的建築狂熱的。

大家仍然擁擠着。新的房屋，尚未完工，已然被人預定下。甚至房客，肯先付半年的房租，幫助房東蓋房。可是，房，仍然不敷用，因此，舊房客與房東，仍然迭有糾紛。加價，讓房客，成了流行的現象。

省政府，與省會警察局，為此，特別訂定了桂林房屋租賃暫時章程。禁止房東無故搬走房客，並規定加租，不得過十分之五，租金概按

桂鈔計算。

在另一方面爲取締房東藉詞攔走房客起見，他們規定，如房東收回自住，則一年內不得別行租賃，如收回改建，則必須于一月內拆房動工。否則須處以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罰金。

于消極的取締以外，省府，又將城南開元寺附近，劃爲平民住宅區，招人投標，每井至少爲村幣五十元。開始建築新屋。廣西銀行也特別訂定了都市居民建屋借款辦法。

這種借款，是一種定期的抵押借款，最多五年。規定每戶不得過萬元。他的特別規定，是押款建築的房屋的週及間隔，必須用磚或鐵筋洋灰，並且還投保火險。由這一點來看，大概，他們是有兩種目的，一方面增加桂林的住宅，或辦公用的房屋，一方面是改良桂林的建築物。不過，這種辦法，剛剛公佈，還沒有成績可言。

最後，談到旅館，原來對折，六折計價的旅館，現在都把折扣取消，甚或改按法幣計價。所謂加一小賤，也被採用了。不過一般的說，比起漢口來，還算是很便宜。

七、桂林的物價

一般的說，桂林的外來貨價格，都比戰前略有增加，不過因爲交通尚稱方便，離香港，廣州尚很近的關係，所有布疋與皮革，雜貨一類的物品，尚未甚漲價，由漢口或重慶貴陽到此間的人，都有一相同的感覺，即物價尚平。即以報紙而論，在桂林現在，不過是十一元零。香烟，以美麗牌二十枝裝而論，我初來時，不過三毛一包，現在略漲三毛一二分錢。黑人牙膏，不過三毛。

一般食用品，除去米以外，也沒有漲價。

米，由于附近產量根本不多，且成本較高，運費較重，自始價即不廉。以後，桂全路汽車聯營社，看到桂林，米一担在廿元桂幣以上，而全州米，不過十二元桂鈔一担，湖南米不過法幣九元一百九十斤，他們特別提議，將由湖南或全州一帶運米到桂林的運費，改按六成收費。這

樣，桂林米，增加了一部份可迅速廉價運輸的來源，價格稍落。

嗣後，廣西農民銀行又將桂林農倉存米存穀出糶，以平市價，他們規定的價格如下：

貨名及牌號	單位(市斤)	價目(桂幣)
早谷	每担	桂幣八元
糙米	每担	桂幣十二元
白米	每担	桂幣十三元
米價因此，又漸漸降跌。現在將廣西省政府統計室所調查的九月三十一日，日用品市價錄後。		
上等米 (荔浦舊油利)	担	一九·五〇元
中等米 (上白米)	担	一七·〇〇元
下等米 (藍白米)	担	一六·四〇元
熟鹽 (白熟鹽)	斤	〇·三二元
生鹽 (崖州鹽)	斤	〇·三〇元
生油 (全縣)	斤	〇·四六元
茶油	斤	〇·四六元
豬肉	斤	〇·七五元
牛肉	斤	〇·四八元
全個草魚	斤	〇·七五元
雞	隻	〇·七五元
雞蛋	隻	〇·〇六元
鴨蛋	隻	〇·〇五元
片糖(鹿寨)	斤	〇·二二元
三花酒(桂林)	斤	〇·四五元
老米酒(桂林)	斤	〇·三八元
捲烟(美麗)	斤	〇·七〇元
火油(亞細亞)	斤	〇·七五元
松柴(榕江)	十斤	〇·一八元

雜柴(榕江)

把

〇·三一元

九、桂林的交通與將來

從水路方面說，灘江，或稱海江，是惟一的水路。

由桂林下水，經陽朔荔浦，昭平，可至梧州，帆船約需一週左右可到。上水，時間至少要加二倍，電船，祇是偶然的乘水漲，可到桂林，送與桂林人開開眼，通常，只到平樂為止。

由桂林到梧州的貨運，整個的要仰仗着這一條江。載重三四萬斤的船隻，是灘江中的最大的船。

由桂林沿灘江上水走，便到靈川與安全州一帶。這裏只能通小船。桂林的米，與柴，大部份要仰仗這一方面來輸送。

桂林附近的公路，是比較發達的。由桂林到全州的公路，可連接到湖南公路。由桂林到荔浦，向西走，可到柳州南寧或宜山貴州，向東走，可到平樂更折向鐘山，八步，賀縣，這一帶是廣西礦產集中的地方。由賀縣到梧州間的公路，正在修築中，所以現在還沒有由桂林直到梧州的公路。

由桂林到縣屬之良豐，羅錦，有縣道公路。

由桂林到義寧，也通了汽車。義寧的商人，常是午後坐車到桂林辦貨，第二天早晨回去。

大概說來，廣西的公路，過去，比較偏于由南寧柳州向外的軍事意義，因此許多有經濟意義，如由梧州直至桂林的公路，始終在工程較難的口實之下，被忽略了。

雙十節可正式通車的湘桂鐵路，已于九月廿八日在桂林舉行通車典禮。不過，現在車票只能由衡陽到廣西境內的興安。廣西境內，許多橋梁，尚未完成，現在只是利用秋冬乾季，修築便道，勉強通車。

這一條路，廣西人，按村街出過股票，紳富，特別納過股金，例如桂林縣就派出村街公股二千五百六股的紳富股三〇九五股。每股桂幣十元。廣西人，又征工修築路基，桂林縣共出三萬餘人，工作將及一月，石

磴，也以征工方式取得，(據聞因征工稍嚴?)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桂林城內某寡婦，曾因此而賣掉一個小女兒。)所以桂林人特別關心這一條鐵路。在九月廿三日，由北方來了一輛小車頭，拖帶一輛三等客車前來試車的時候，桂林的警察，特別沿門曉諭，火車要通，車頭上的汽笛聲，不要誤會作警報。

在這一天以後，不少的桂林人，扶老攜幼，跑到桂林北門外，去觀光。你祇要聽到那些觀光者回來的描述，你就可想像到他們的歡喜，他們開了眼了!

由桂林南下到柳州南寧，接連法屬安南的鐵路，土方工程，各處都已動工，不過橋梁涵洞，完全沒有着手，據說，全線通車，至少要到明年八月底。

以下，約略談到湘桂路通車後，對於桂林的影響。

湘桂鐵路，在桂林，決定設南站，北站。

北站，在將來，除去在北門外灘江邊，有發展的希望以外，在城內，不會有多大影響。北門內，本來地方就不寬，更加兩側都是山，已把街道逼成一條狹長的街了。將來，如果有發展希望的話，除去把樓的層數加多以外，便只有上山。可是，這些，都似乎不可能。

因為城南較平坦，寬闊，南站，是有發展希望的，桂林市政處，已因此而把南門外一帶地方劃作新市區，這裏，也或許可成爲一個工業區。因為現在已有些工場，開始在這一帶地方，建築場屋了。鐵路當局，在南站的佈置，使我們可想像到他們對南站，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

城西，現在多是田地與叢墓，將來，我想如果桂林還可以有工業，則這裏應是一個較好的地方。

就目前情形說，湘桂路通車後，桂林市區的發展，恐怕探向南發展的成分居多。不過，因為此間的產物過少，對周圍各縣的交通不甚方便，人口不多，在最近的將來，這裏不會有什麼急劇的變化的。

就經濟情形來看，我有以下的印象：

因為桂林附近的出產太少，一切輕重工業原料較少，(特別是煤，

桂林住戶，幾乎沒有用煤作燃料的。在工業方面，不會有許多希望。所謂桂林一大出產的織布業，在通車以後，因成本之高，技術之劣，似乎根本不能與漢口湖南一帶的低廉工資所製成的織物相抗爭。更談不到對於機製品的對抗。恐怕只有由衰落而趨於絕跡吧。不過，如果技術改良一點，在許多地方，特別是桂林城內，也許有少量的織戶，可較繁榮的存在着，這一點，要看桂林織戶自己適應環境的能力，與政治當局，是否肯實行廣西的「自給政策」而加以改進，鼓勵。一般的說，利用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程度尚低的掩蔽而存在着的小手工業，在交通改善以後，必然要被侵蝕的。

有些事業，如竹篾之類，或許因為原料與銷路擴張一點，有些希望，不過這又要看桂林人的經營能力了。就過去情形來說，廣西人，一般的，都是農民，商業則在廣東人與湖南人手中。所以，竹篾業，過去為推銷貨品於平津，就不得不仰恃湖廣商人，終于獨立的小作坊，變成商人統屬下的作坊。在將來，我個人懷疑這種情形，恐怕更要加多一些的。

投稿簡章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凡有專著，概所歡迎，譯著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者皆可。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三、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三花酒，現在產量還不少，或者，鐵路通車以後，可因銷路擴張而較繁榮一點。

就過去的商業關係說，桂林，是梧州的附庸，因為桂林進口出口貨物，只有一條灕江可利用。在湘桂路通車後，這種情形，恐怕多少要改變一點。如果桂林梧州間的貨運，不能改善，縮短時間，則湖南漢口各種產物，農產品與製造品，恐怕要以傾銷的姿勢，利用迅速的輸送，打進桂林。因為湖南一切東西，在價格上，都似乎比桂林低了許多，很有傾銷的可能。就這一點來看，將來，桂林與湖南的商業關係，恐怕要漸趨密切，而在進口貨方面，奪取梧州的位置，也未可知。

總括的說，因為富源之缺乏，人口之稀疏，湘桂鐵路通車以後，對於桂林的積極影響，恐怕仍在軍事與消費方面。工業，在短期內，是難得有相當大的發展機會的。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六、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費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譯

著

處理事變之最高目標

太田宇之助著
魯靈光譯

當歐洲大戰勃發的時候，我國（指日本）即刻停止進行日德交涉，使得對於大戰的處置可以自由行動，并且儘可利用這良好的時機發展海外貿易，而對於中日事變的處理也較易進行，這種有利的客觀情勢的降臨，大多數的國民都表示歡迎。在德蘇協定成立時，多難的平沼內閣解體，阿部內閣出現，對於歐洲大戰仍抱定不參加主義，對中日事變則擬全盤處理與調整，在複雜微妙之國際關係中，比較前內閣實易於措手，故國民亦頗表慶幸。蓋此種開闢以來賭國運的大戰爭已繼續兩年以上，全國民衆受未曾有之巨大犧牲，原冀實現東亞之新態勢，任何外交政策之措施，應無不以中日事變之解決爲中心，阿部內閣之新方針自然也不渝於此。關於此點，國民間之多數自然也無異議，惟認爲操之過急，則不免引起第三國之神經過敏，惹出與第三國間不必要之磨擦，故新內閣必須於此點大加注意，蓋歐洲大戰雖然發生，但東亞前途之問題實非通盤慎重籌劃不可，與其儼喊「處理事變」之口號，毋寧就具體之問題充分考慮。因歐戰之勃發而使援蔣諸邦束手，重慶政府日趨衰弱，新中央政府即可產生，日本即承認新中央政府，與新政府締結關於處理事變之條約，重慶政府即趨崩潰，至此，則事變解決，和平恢復，新東亞出現之神音遠播，此種如意算盤如能實現固屬幸運，但事實上恐不能如此圓滿進行，必須經過許多紆迴曲折。新近在南京設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新中央政府之設立亦將達實現之機運，事變至此將告一最大之新階段，故形式方面處理全盤事變之時期或不在遠，惟事變之真正結束，東亞問題之萬全解決恐猶待以後之努力。

處理事變之基本方針，誰都知道已由近衛聲明表白。去年十二月廿

二日近衛發表此種聲明，一方面因爲方式之比較簡便，一方面因爲時機之比較突然，所以一般國民不甚注意，其中內容恐仍有不少人不甚明瞭，故在此再加介紹，案此聲明中對中國之具體要求可分下列幾點：

- 一、中日滿之結合——中國承認滿洲國。
 - 二、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在締結時及協定期間承認日本軍隊駐屯特定地點，並以內蒙爲特殊防共地域。
 - 三、中日經濟提攜——承認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之自由，在華北與內蒙地域，特許日本開發利用資源之積極的便利。
- 大體爲以上三點。受此聲明影響而驟起響應之汪精衛聲明，其內容亦爲此次解決事變交涉之最重要參考資料，故亦縮引於此：

- 一、滿洲問題應合理的加以解決。
 - 二、中日防共協定可以締結，惟日本須迅速全部撤兵，在防共協定期間特定地區之駐兵應以內蒙附近爲限。
 - 三、中日經濟提攜，若以平等主義爲原則，則自可同意。
- 以上之內容，除對於駐軍之時間與地點兩方面稍有出入外，其餘大體均屬一致，而近衛聲明所稱無領土野心及不求賠償，尊重中國主權，撤廢治外法權，歸還租界等，尤爲汪氏所首肯。實則近衛聲明中除以內蒙華北爲特殊地域之新具體案外，其他均與日本向來所倡之政策相同，上述三點之內容差不多全是廣田三原則的要旨，自成都事件以後一向是作爲交涉的中心的。但在這樣的大事變之後，中國一般人咸懷疑日本的要求是否不逾越這幾點範圍，即在日人之間也不無此種疑惑。所以，事變解決之關鍵實在此。汪精衛氏響應近衛聲明而倡和議，進行新中央

政權樹立運動，但不知近衛聲明是否爲日本政府與軍部之一致意見，且是否有忠實實行之誠意，故有日本之行。其後汪氏猶不敢抱充分之確信，此在屢次發表之談話文章中可以窺見。故日本國民應透澈理解近衛聲明之深意，並進而督促援助政府對此根本方針之實施，務使先兌現一部分以獲得全盤的信任。日本應以這次大事變爲契機，將一切都放在高遠的理想之下，即應以確立東亞永久的和平與中國協力，建設新東亞爲大目標，援助中國完成獨立，反對一切侵害中國主權之陰謀，此種認識與諒解，實爲當前之急務。對於最近行將成立之新中央政府，日本正可先向之披瀝其意，然後再造成種種有利的機會，使百年大計終臻實現。

歐洲大戰之勃發，既給予解決事變之良好以軍事作戰之進行與新中央政府樹立之援助爲全部工作實屬不夠。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於十月一日聲明中說：「徹底潰滅抗日之殘存勢力。」若重慶陣營之國民黨能諒解日本之新方針，則爲根本放棄抗日的時機，既經放棄抗日，則問題自可迎刃而歸，故與其繼續進擊，不如促進彼輩覺悟，僅以武力壓制實使局勢益趨僵化。汪兆銘氏等於重慶陣營雖已盡宣傳的能事，但重慶方面却尙毫無明確的動向。就在精衛與蔣介石之關係說，起初都認爲有一脈相通的可能，但到現在却證明完全絕緣，而且日趨惡化。其間雖有種種他方面的關係，但都是比較枝節的，支配大勢之表面的空氣仍然沉悶而無變化。在歐戰勃發後，以英蘇爲首之所謂援將完全束手，或援助力量驟減至一半以下，除中立國之美國外，從歐洲方面得到的軍需供給已感絕望，尤其對於英國之財政援助已非斷念不可！只有蘇聯一國，雖與日本訂立諾蒙漢協定，在波蘭與德國平分秋色，但對於中國尙繼續秘密的援助。在重慶方面，雖對蘇聯侵入波蘭抱有反感，促使其援助仍表歡迎，兩者間呈示極端複雜微妙的關係。對於美國自想獲得進一步的援助。歐戰以來，重慶政府已難於得到像以前一樣的外助，在日英會議的前後，日本排英熱非常高漲的時候，各方面不是認爲只要英國束手不加援助，則重慶政府就要崩潰嗎？這次歐戰勃發，可以說是適逢其會；加以在六全大會後中國國民黨業經更生，以新國民黨爲中心之新中央政府

即將實現，這樣一來，重慶政府的崩潰期自屬不遠，各方面差不多都這樣加以判斷，但事實上究竟怎樣呢？

蔣介石在歐戰勃發後，仍高呼澈底抗戰的口號，最後勝利的呼聲仍舊繼續，特別猛烈反對新中央政府，但因內部的抗戰力的減退與外部環境的大變化，期望和平者日漸增多，遂於九月廿八日外交部長王寵惠與美國通訊記者談話中透露出誘導美國提出停戰提議的消息。無如此談話以後，引起猛烈的周圍的反對，故又只好幾次反覆聲明誤解。蔣介石憑藉第三國的斡旋，希望列國充分理解中國民族的抗戰目的，認爲只有達到此種目的始有和平可言。且強硬聲明只有重慶政府才能決定和戰，其目的自在牽制日本與新中央政府間之和平談判。惟其時英大使突飛重慶，與時局不免有重大關係，是否給予重慶陣營以絕大的變化固然尙難逆料，但世局的變幻既屬如此，則亦不免有發生出人意料情勢之可能，故一切必須有隨機應變的覺悟。

處理事變之先決問題，爲日本政府與軍部對於成立新中央政府之援助，全面支持樹立新政府之中心汪兆銘氏。汪氏前曾到過東京，與最高當局曾有懇切之會談，在得到真意的披瀝與諒解以後，遂進行實際運動，開國民黨六全大會。新中央政府之性質已由大會之決議及宣言明確表白。六全大會曾修改國民黨總章，揭佈新政綱，一改過去的面目，此種更生之國民黨，將爲新政府之中心，容納各政派及其他有識有力人物再建國府。大體上抗戰前的體制當不致崩潰，蓋汪兆銘始終遵照總理遺志，繼承國民黨之法統，以國民黨爲中心勢力而推動中國復興，所以據汪氏的主義及閱歷觀察，當不致於其他的途徑。換言之，中央政府不致違背六全大會之宣言，將政府完全置於新基礎之上，國民黨僅以比較有力的新政黨地位參加新政府。此種新情勢當不致實現。汪氏一方面適應新事態，一方面即將貫徹總理的遺志，依據單一國家中央政府之統治原則，務使不致因事變而引起顯著政體之變化。汪兆銘爲中心的更生國民黨的方針既屬如此，則日本援助之新政府自然也沿着此種方向進行，俾可使多數之中國人瞭解日本的真意。

處理事變之原則已由近衛明白表示，但首要的問題則在中國人士是否加以信任，若重慶政府以及一般民衆能加以信賴，則事變的解決自然可告段落。爲了卜取信任，與其用一百種方式宣傳，不如先實行其中之二。左近衛聲明中不妨先揀選於局部實施的方面付諸執行。例如租界的歸還問題，近衛雖曾有一對於租界的歸還不吝積極的考慮」之表白，但國內對此未曾切實的加以考慮，一般國民也認爲實現前途遙遠，至少應在事變解決以後，實則例如能善用政治情勢，照應地方實情，則儘可先交涉一部分租界的歸還。例如天津的日本租界，倘有返還的準備，則英租界等問題自亦連帶可以解決。此種措施足以使中國民衆瞭解日本的真意，頗值得日本政治家慎重考慮。等新中央政府成立再行交涉固屬可以，但先與臨時政府交涉亦並不妨，過去英國會與武漢 折衝歸還漢口租界即爲先例。

阿部首相在地方長官會議中說：「今日我輩的責任不僅單是和平的恢復，實現中日的新關係，建設東亞的新秩序，確保東亞的永久和平，實爲處理事變之最高目的。」西尾——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在到任聲明中也曾說過：「日本出師之目的在求東洋的永久和平。」一般國民也都有以「這次事變爲中日間最後的戰爭」的認識與決心，支付這樣的大犧牲，無非希望達到東洋的永遠和平。汪兆銘最近的談話也特別強調此點，可見這已成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願望，所以勸語中所說的「東洋長久和平之確立」一語實爲處理事變之最高目標。然而如何始能確立實爲難題，此難題之解決有待於處理事變的方案。但在處理時，應片刻不忘「東洋永遠和平之確立」一語，同時應以第二次歐洲大戰爲前車之鑒。第二次歐洲大戰之勃發，任何人都認爲是凡爾賽條約不公平的結果，拔去德國的牙齒，把牠趕入籠裏去，就以爲可以確保歐洲的和平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戰勝的協約國方面固然能以凡爾賽條約強迫德國簽訂，但結果却造成歐洲接二連三的大動搖。這種當前的認識，實大可作爲處理中日事變的參考。

近衛聲明即基於此種高遠目的而發表的，其內容即按照此種方針，

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償，祇希望中國分擔起新秩序建設的職能，與日本真誠合作。因此，像汪兆銘這樣的愛國的革命家遂起而響應。

然而，日本國民間真能瞭解近衛聲明嗎？即使在智識階級中能充分理解嗎？是否以爲近衛聲明只不過是一種釣誘中國的術策呢？倘如此，則多數中國人之懷抱狐疑，實爲事所必至。永久的和平必須出於兩國共同的要求，在武力壓制下產生的和平決不是永久的和平，只有出於雙方自動，基於雙方共同的認識之上，始有永久的和平可保的。

中國抗日思想的產生，是與近年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勃興是有連帶關係的。倘忽略此種事實，則處理事變的任何方案都會失掉意義的。因此種事實爲新中國建設的房動力，同時亦爲新東亞建設中與日本分擔的任務。近衛聲明中亦有尊重中國主權，援助其完成獨立之主張，此種最重要之問題，在日本方面亦應除理解外即付實行。完成獨立，使其新國家確立於穩固基礎之上，實現東亞之新情勢，兩國共同負起永久東亞和平的重任，在這種彼此平衡的關係上，如果中國方面成爲單輪或跛足反而是不可行的。將來無論如何使中日間不再發生爭端，實現強力的提攜，共臻高遠目標的境域。以東亞特有皇道主義，國家道德爲中心，根本放棄勝利國領土賠償等等的要求，經過這一次事變，使兩大民族共同覺醒永久解脫相互間的糾紛，堅強的結合起來，樹立「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之大目標，爲東洋打開一新局勢。此種東洋精神之表現，實爲其他方面所夢想不到的。倘有人以爲這種理想只是夢想或空想，則等於認爲兩大民族空前的犧牲只是單純無代價的犧牲。

總之，處理事變應以樹立東洋的永遠和平爲最高目標，則自應排去一切足以釀成將來紛爭之原因。應該滿足中國的民族要求，使兩國間的經濟提攜絕對立於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上，榨取等等情形務必根本取消。倘處理的方案包含不公正的條件，強迫中國以戰敗國的身分接受，壓抑中國民族之純正的要求，則不僅不克確立永久的和平，不斷的紛爭勢必接二連三的發生，決非兩國前途之福。日本政治家應有充分之高瞻遠矚的認識，從大局上處斷一切，毋遺悔於將來。此種處置，言雖易而行實難，必須全國人民都能理解事變之最高目標，同時，必須有大政治家站在東亞道義的立場而勇敢的處理一切。

（譯自日本評論十一月號）

美國對歐戰應持的態度

胡佛（美前總統）

現時美國人中身歷自擊歐戰之悲劇者，爲數不多，余乃爲其一，戰事初起，余即任美國在歐救濟事業之主任，至戰事終了之後，任職商業部長及總統，前後二十年，接觸歐洲各國領袖及人民之機會特多，潛移默化，對於歐洲之情形，頗足資討論現時者。

吾美人中，喋喋于談論戰事者，大有人在，一若戰事之中，善多于惡，余且先述戰事之真況，凡在上次大戰中作戰者，均不願重提可怖之狀態，吾人平時祇念戰爭之光榮，作戰者英勇果敢之精神，余亦深欲忘却其他，俱觀歐洲又復陷于戰爭，則又不能已於言者矣。

非戰鬥員之得見沙姆一役者，爲數極少，而余得親歷其境，碧野無垠，戰壕無盡，作戰於此者，一百五十萬人，在一萬尊炮聲之下，匍匐而進，有如蟻陣，死於是役者五十萬人，整隊歸營之時，不聞鑼鼓軍號之聲，但見悲愁憂慮之容，右邊則爲受傷者，掙扎於救護車及昇牀之上。此不過一百次大接觸中之一役而已，總計死於上次大戰及終身殘廢者，達一千萬人。

爲欲以恐怖威脅手段而使對方屈服，故在後方平民之殘殺，其可怖不亞於前線，村鎮被焚之後，老弱婦孺，挨飢忍淚，奔走避難，雙方封鎖食料，原欲使敵軍絕糧，而平民先受其苦。

和議之後，繼以饑饉疫厲，死者又數百萬人，而數百萬孩童，身心均受其影響，及其長大，難免不健全之狀態。如此戰爭，吾人應永矢勿緩。

吾等從事救濟事業，在前線數月之間，十三萬人喪其性命，並耗費四百億美金。因受歐戰之影響，一部份美人，陷於窮困，迄今二十五年而戰雲又起矣。

吾人或將再行作戰，但必須爲保護吾人之身家榮譽，而在美洲戰之，非如此，吾人不願付此代價也。

上次大戰起源最顯著之諸要點，極切合於現在。上次大戰，蓋起因於三個狄克推多之爭雄，俄之沙皇，及德奧二帝，爭霸歐陸，法爲民治國，懼德奧之日強，故與沙皇訂立軍事同盟，民治英國之捲入戰禍，半爲維護自由之理想主義，半爲德奧勢力之集中，將使英之屬地及貿易，受其威脅。

其時國人均信美國非加入作戰不可，余亦不得不附和共間。余之主張，以爲美國加入之後，可使戰事早日了結，而開始公平之和平，以上次之經驗觀之，則此等理想之失望，更使吾人警惕毋蹈以前之覆轍。

威爾遜總統至巴黎之後，於和議席上，發現歐陸各國間古老之仇恨，及欲得原料屬地之野心，稱霸爭長，固無論矣，而民族問題，及難以劃分之國界，與經濟組織，欲求一勞永逸之解決方式，困難萬端，威總統以理智與公平爲立場，竭智殫神，與惡勢力奮鬥。在彼之意，非謂德國無辜，而以爲人類不應深記前仇，而應瞻望於未來，德人猶有責怪威總統者，不知若非威氏，凡爾賽和約對於德方之可刻，不知將若干倍也。

威總統雖得到相當的理智上之勝利，但其失敗之處，足以證明美國理想主義，與美人對於歐洲種種潛在力之愚昧，適足爲擾亂歐洲和平之要件。

現時歐洲又見稱霸爭雄之勢，其實與上次大戰前之情形無異，德意兩狄克推多，均以反對共產主義而煽興，於是與蘇俄狄克推多爭長，民治之法國，乃與俄方聯結，而英仍以自身受威脅而助法，然則美國將何處，爲欲制止各民族國家間不可免之磨擦而戰乎，抑將爲主義而戰乎。誰將付金錢與血肉之代價乎，曰美國人民。

歐人常以各國間之爭強政略，比諸競技，其決勝標的，爲鞏固國防，或對外侵略，其競技之法，則或用恐嚇，或用槍砲，以施其活躍，美

國對於歐局有所偏袒時，或討論應施用何種力量時，即不啻加入歐陸爭強政略之競技桌上矣。

以余觀之，爲美爲歐，美國均不應加入此競技，蓋吾人之理想主義與不確定之政策，適足擾亂其時之調和，同時吾人所下之注，爲數百萬人民，與廿五年之不景氣，或更使精神與智力墮落至百年之久。

戰事未爆發前，美國或有機會出而仲裁，但吾人亦坐於競技之桌，則勢必牽入戰禍無疑。

歐洲或竟以其競技政略，施諸美國，如上次之戰債然，上次戰債之抵賴，對美無異兩重針刺，協約國對其對方稱說，其所以欲求鉅額賠款，無非以之償還美債，美能取消若干之數，協約國即可於賠款中減低其相等之數，歐陸以此種宣傳之法聯合對美，而美人亦竟信爲真不能付，然而戰債抵賴之後，此數國之投資於美國者，已達四十億元之鉅。

余之所以重提此等舊事者，無非欲使吾國人民明其理智，勿再蹈前次之覆轍。

美國再被捲入戰爭漩渦之危險性有三：

- (一)外國宣傳，激動吾人之情感，而使吾人有作戰之精神狀態！
- (二)美國官吏公民之說教，不啻影響此種宣傳。
- (三)美國政府之各種步驟，雖聲稱避免戰爭，但結果終將被捲入漩渦。

在美之外國宣傳，無非欲勾結美國加入戰爭，如謂大戰必不能免，亦不過半真實性，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每百年必有一次大戰，此乃其組織使然。

人類如無更大之進步，則戰爭自不可免，但刺刺不休而言戰爭必不可免，則若非報章之投機，即係歐洲之宣傳，而此標語，常振吾人耳鼓，必將使吾人捲入戰禍，是則將視美人是否有不加入戰爭之意志耳。

說者謂美國必須加入作戰，否則民治主義將不能立足於斯世，但競技之轉向已顯現於吾人之眼簾，蓋民治國已有與極權國聯盟者，美國始欲清除狄克推多，救援民治主義，而今則已與二三狄克推多同道，於是祇得放棄民主陣線與狄克推多陣線之名詞，而易以侵略國之稱呼，此可見吾人從理想主義走入壁壘之速。

說者又謂歐洲各民治國一旦解體，美國必將爲其次，余固亦同情於各民治國者，但余不信其有解體之危，蓋各民治國均有幅員廣大之屬地，人口衆多，原料充足，儘可爲國防之補充，其是否仍爲民治政體，則爲各該國自己之意志，但如各民治邦解體，則狄克推多國之疲憊尤甚，二十五年間，美國儘可安枕無憂也。

更有一種引起人民戰事心理之方式，則爲政府官，對於所不贊成國家之政評，狄克推多國方面，亦謾罵報還，雙方情感，乃每况愈下。

使美國捲入戰禍之第三種危險，即美國政府之政策，羅斯福總統已於爭強政略之競技中佔得一席，而使美國成爲歐洲均勢中之一環，猶謂吾人可不加入戰爭，而以「勝於言詞」而非戰爭之方法制止糾紛，且吾人如用此種方法，敵人亦可用之，而吾人之「勝於言詞」者不生效力時，勢必更進一步，以決勝負，謂欲不以戰爭而解決糾紛，欺人之談也。狄克推多國家如信吾人必不作戰，則必以爲吾國籌碼枯竭，彼等之籌碼爲士兵與槍炮，民治諸國所以認吾人「勝於言詞」之籌碼爲可貴者，蓋明知吾人此等籌碼枯竭後，亦將以士兵槍炮作籌碼也。

吾人固思干預歐局而不牽入於戰爭，吾人因以爲堅強之意志可使吾人臨崖勒馬，但既至彼時，吾人之憤恨，將使意志無統制之力耳。

現時歐洲反軸心國之輿論，無不信歐戰發生時美國將加入彼方，如不加入，彼邦人民將世代恨我，而必更將宣傳稱吾人爲懦夫。

在另一方面觀之，諸狄克推多之極權組織，已漸見滅弱，其殘暴無道，其對人類自由之削奪，及對宗教之無禮，已使其內部反對力量漸形充實，其人民必將爲自身而奮鬥，以重復自由也。

欲毀滅極權組織而使美國生活表失其面目，抑何憤哉，且欲再度從事戰爭，而不使美國推行極權制度，亦勢所不能，戰事終了之後，世界亦仍不能得和平，蓋美國將不知犧牲自由至何年何月，吾人對於人類文化之最大貢獻，即爲使自由之燈，永放光明於美洲。

吾人常謂許多法令，足使保持中立，但中立並非法律問題，保守中立，其實亦是一種戰略，與作戰之策略，同其繁雜，吾人欲保守中立，全憑堅定之意志，此意志之最要表示，即爲負責者之宣言，說明如非西半球受到侵略，吾人決不與歐洲任何國作戰，其次要者，則爲不在歐洲競技桌上佔一席之地。

此乃美國主要之政策，足以保障美國子弟不被歐洲所犧牲。

法幣與外匯之一般情勢

E. Kann

自本年七月十八日平準基金委員會放棄維持法幣以來，法幣雖經數度劇烈之跌落，但卒趨於穩定之比值，試以各種事實之反映，以分析目前法幣之情形，想當在意本市金融者所樂聞，但本篇之作，純為事實之彙集，而非預測之性質。

中國紅廿七個月之戰事，及大宗國庫收入之無着，則法幣站在四辨七及美金七分之比價，原無足異，因外匯之騰貴，乃使許多外貨，以無法推銷而斷絕來華，同時新比價可以刺激中國貨物之出口，然而亦有他種因素，足資討論者。

進口

奢侈貨品及歐洲戰事所需之原料物品，當然不復進口，而棉花則經數月之停頓以後，中國復向美國購買，每月在美所購棉花之平均數目，在美金二百萬至三百萬之間，同時米麥則不能進口，蓋因本市米麥麵粉價格太低之故。

出口

中國各口岸現時既均在被佔領狀態之下，中國政府自絕無統制出口之權，大部分之出口，係由日人所支配，又以運輸雜捐等種種之困難，即有出口，其裨益於法幣，亦極淺渺，如在平時，則此次中國可有大小出口原料，運至歐洲。而大獲其利，法幣另一受損之因素，則為法國澳洲南非及海峽各處，對於中國工業品限制之法令。

外匯管理

外匯管理委員會，雖從未將數字公佈，但吾人敢斷言，一萬萬鎊之大部分，均為「自己人」及「對方」所吸進，現時外匯價格雖已較低，而管理銀行團，似欲將其脫售外匯之法幣，再行購買外匯，過去三個月，管理團已吸進二百萬至三百萬鎊之間，其政策則為外匯行市有趨堅

之勢時，管理會踏入吸收，結果市面仍係穩定，但行市過高之時，管理會確亦抑低之。

投機

上海市場上之外匯投機，數字並不甚大，遠期之英鎊及美金，大部分為套做金條交易者，但香港幫在本埠市場上活躍之嫌疑極大，七八兩月間香港幫在本埠市場大匯外匯，此後則香港幫及新加坡幫均各吐出，此等活動，是否純係投機，或係香港資金之逃避至滬，則頗難斷定。

本埠資金

近三年來，中國人民之以法幣購進外匯者，為數亦頗不貲，此等藏匿之資金，並不生利息，近則法幣跌落已多，而似已站立於穩定之新比價，故此等中國資本家，逐漸將其外匯重變法幣，脫售外匯者漸多，亦為近來法幣回升之一因。

敵體幣制

敵體幣制之流通，對於法幣之危險，並未過去，前數月間，華北市場之聯準鈔票，價格較法幣為低，最低時法幣一元，值聯準幣一元三角，現在則情形相反，聯準幣反較法幣為貴，握有聯準鈔票者，在華北不能換成外匯，現時聯準幣既較法幣為貴，彼可隨當闖入上海市場購買法幣，以掉換英鎊美金或日金，則其所做行市，自較以法幣購買者為低，如是則本埠市場遲早必將被華北所侵入。

上述數端，均為最近法幣升降之主要因素，法幣之最後命運，將視中日戰事之延長與否而定，此後三月之中，如和議成局，而條件不損於中國之獨立自主及以後之發展，法幣價格，必將大漲，但如繼續作戰六月，則在支出浩繁與收入微薄之情態下，法幣之廢續下跌，為無疑義也。

蘇俄之謎

H. G. W. Woodhead

現今世界之情勢，有如曲鏡鏡機拼塊遊戲，而蘇俄之一塊，最難湊合，且其政策，複雜矛盾，有時似極無意識。

此次歐戰爆發數日之前，德日意三國，尚為反共協定之同盟國，反共協定，名為反對共黨，實則與莫斯科政府對立，日本政府，對於此協定之重視，曾一再申言之，例如本年三月六日Aria所稱。

「日本外交之中心政策，為日德意三國反共協定，以杜防共產黨之禍患，因此之故，防共協定，乃為日本政策之軸心。」

日本駐德駐意兩大使，極力欲根據此防共協定，使進而為軍事同盟，已為世人所共知，Oshima與Shiratori極力催促其成之際，希特勒是否因與蘇俄勾結已有眉目而未與同意，則不得而知，但日本政府如亦加入而為蘇德協定之國，則將何以告其國人，即意國政府之于蘇德協定，亦大為驚訝也。

希特勒以一己利慾，走入敵營之後，遂使日本之外交政策，完全解體，即使意國仍舊依附反共協定，該協定亦已失其實際之價值，故日本政府雖于蒙邊事件，遭受極大損失，亦祇得與蘇俄簽訂滿蒙邊境停戰協定，其時並有蘇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說，蓋蘇俄于數年前，即已有此提議，但如于現時訂立，則與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訂立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相衝突。

如以史太林氏破壞條約之記錄觀察之，如果于彼有利，彼亦不恤再訂立有衝突性之蘇日條約，但蘇俄駐華大使，于九月一日（德蘇條約訂立後九日）遞呈國書于重慶政府時，曾受蘇政府之訓令，對中國為獨立而抗戰，表示同情，並信最後勝利，屬於中國，繼稱蘇俄對華援助，有事實證明，並非空談，彼將負責使中蘇兩國益加密切合作云云。於是九月上旬，重慶之蘇俄潛勢，益見澎漲，中國共黨領袖毛澤東氏，對於英

美之攻訐，即其例也。

以此觀之，則蘇俄當局，雖願與日本訂立不侵條約，但同時仍將繼續給與重慶政府以精神及物質的援助，至何程度，固不得知，但日本通訊社，屢有蘇俄軍隊開入新疆報道，近更有謂蘇方對華提出新要求，以作繼續抗戰之代價者，此種情報，雖未能證實，而蘇俄近來突然變為侵略國家，殆為不可磨滅之事實，史太林且有在遠東重施其對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之策略之可能。

希特勒所著之「我的奮鬥」一書。視乎每數星期，即應改版一次，因其怪癖之個性，固不時而變換，但是書之讀者，當尚記憶其大德國計畫中，包括巴爾的克諸小邦，但現時鄰近德國之巴爾的克國家，均已在蘇俄統制及保護之下，大德國計畫，受其重大打擊矣。蘇俄初則襲口英法拒絕保障巴爾的克國家而不訂立英法蘇互助條約，今則巴爾的克三國之獨立，已為其破壞，而同時蘇俄雖未與德訂軍事同盟，但為德之與國無疑，蘇俄亦曾對土耳其提出要求，土國如允其請，則不啻降為蘇之保護國，蘇俄並有對伊蘭提出要求之謠傳，外蒙之受蘇俄統制，已歷有年數，新疆亦已深受蘇俄之影響，史太林豈非意欲在遠東恢復其沙皇時代之領域與聲勢歟？此問題則不特對於中國，極為重要，即對於日本英國，亦同具其重要性，蓋日本於高麗滿洲，英國於西藏新疆，均將受其威脅也。史太林維護和平之論調，與希特勒同其不可信任，史氏答覆羅斯福總統之宣言，稱，蘇俄政府於一九一七年，承認芬蘭政府之獨立。且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四日之和平條約中，保障其自主，其可信乎？蘇俄政府不亦於一九一七年四月承認波蘭之獨立，而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麗嘉條約中，切實承認波蘭東境之邊界乎？

文

藝

悽慘的豔遇

萍子

寒風迎面吹括着，初冬的夜裏，已是相當的冷人了。我從××路轉進××路，一片黑夜的世界還照耀着都市特有的燈光。不過，行人畢竟也已經很少了。除了那些在骷髏上跳躍着的瘋狂者之外，祇遺下在生活的鞭撻下創傷了的貧賤者，在黑夜的街頭拖着沉重的影子在尋覓餘餘的糧食。

我拉起了大衣的領襟，匆匆地趕着自己的歸程，期望着這整天勞動後的軀壳，能在空幻的夢中得到些安慰。然而步伐越來越覺得笨重了，內心便不由得焦慮起來。——「走啊！戒嚴時期快要到了！」心裏不住地這樣的催促着。

——跨過了一條條陰沉死寂的街道，踏着自己瘦長的黑影，心裏又抑壓不住浮幻起一陣陣漂泊者的悲哀，沒由地想起了那不幸而被戰神吞噬了的家鄉，又想起了年邁的老母……心緒亂了，寒冷的空氣却醒不過頭腦的昏暈。全身的血脈便也跟着漸次的膨脹起來，我不自覺地狠狠的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暗地裏沉着的喊一聲：「走！想什麼！世界上一天存在了玩火的罪惡者，人類是不會安寧的。」——跟着，我急急地走，走過一條條馬路。直到離開家祇隔了一條街道了，我才漸漸地放慢了步伐，氣却喘息不停了。

——先生……
一句悽然的喊聲給風送進了我的耳朵裏。這沉寂的街頭上來了這麼輕微的叫聲，却竟把我嚇呆了；跟着，在我遲疑之間，一個中年模樣的女人從我背後的黑街裏閃了出來，一隻手像把鐵鉗似的拉住了我的臂膀。我猛然地爲這奇突的觸覺受了一驚。心裏驚地裏起了一陣疑雲，——

「這裏是沒有那些下流的姦妓的！」然而，這聲音却又證實了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啊！我捺住了跳躍着的心臟，把臉拉得長長地回過頭去聽個明白。

——先生，請住……
她挨近了我，像一隻失羣的羔羊找到了他慈愛的母親似地把臉貼住我的肩膀，另一隻手圍抱了我的腰，這一種動作使我知道她是一個出賣肉體的下流的女人。心裏卻湧上了一股討厭的惡感，抽出了手，用力的一撒，口裏急促而用力的喊一聲：「去！」

——先生，你可憐可憐我吧，這……
她雖然並不失望，但是聲音已經在顫抖着了，那悽切的語調使我心裏掀起了一陣酸楚，不由得再回過頭去瞧她一眼；在斜橫裏透過來的街燈下，我詫異地發覺到這個不幸者的修飾是超乎一般妓女們的樸素。「她不像是一個妓女，她完全是一個貧良的婦人啊！」我感到無比的驚奇。

——先生，你允許了我的要求吧，我還有着一個生病的……
她失了，眼淚從她深深陷了的眼眶裏滲了出來。這時，我不但驚異着她的外貌，而且爲她的談吐所呆住了。她說着很清脆的國語，又說得那樣的文雅，這全證明了她是一個曾經受過教育的人。因此，我雖然沒有回答她，但却爲了這一個不幸者的遭遇而停了我的步伐了。

——先生，請到我家裏去坐坐，我……
這時，一層羞愧的表情出現在她那憔悴的臉上。一隻手連忙掩住了流出了眼淚的眼睛，一隻手便拉住了我的大衣角，她拖着我折進了旁邊

的街堂，但却不把面回轉來，像普通的一般妓女那樣地驕首弄姿。這畢竟挑起了我那好奇的心，在一陣混亂的幻想之下，我在綜雜的情緒中，便隨着她走進那條黑寂寂的街堂。由她推開一家房屋的後門，經過一條狹道，便折進了一間「灶披間」。一當她擡亮了電燈的時候，昏黃的燈光下，映在我眼前的是一家落泊者的家庭。灰黃色的帳子披在一張凌亂的床上，被裏睡着一個病了的孩兒。

他從一個陳舊的熱水瓶裏倒出了一杯茶，叫我坐在桌邊，臉上露着的祇是勉強的苦笑。從這樣的場合中，我感到一種痛苦。雖然，這樣的「艱遇」還是第一次，可是，我知道，而且瞭解這全是一個生活皮鞭下的犧牲者。

——先生，我倒忘了，請問你尊姓？

她勉強地笑着，但一些兒自然的態度都沒有。

——姓張，你呢？

——楊。木易楊。

——你好像讀過書的，是不是？

——是的。

——那你幹嗎會幹起這種行業來？

——這嗎？

她像受了什麼刺激一樣地，連一點勉強的笑容都收斂了。從她的眉宇間，頓時呈現了無限的悲痛。這樣的欲言又罷，告訴了我是一個不幸的人，像一個受了創傷的羔羊。

接着，她敘述了她那不幸的身世。

——人的命運是不能預測的。不是爲了打仗，我們也不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何況爲了戰爭，像我們這樣不幸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哩？

悲痛的口緒衝動了她，她又忍不住要流眼淚。

——你從前大概是有很好的環境吧！

——不，也不能說很好，不過衣食還可以不用擔憂，可是，現在這孩子的爸失了業，一家三口的生活便成了問題。

內心的悽痛已使她忍耐不住了，她伏在桌子上，抽噎起來，那起伏着的背影使我給入類的同情感動了，忘了我是怎樣到這裏來的，也忘了她和我是什麼關係。本能地走到她的身旁，輕輕地拍着她的背：

——別哭，當心你的孩子醒覺了。

她顫然站起來，把我的手緊緊地握著。像是一個從極度悲哀的領域裏覺悟過來的人一般，她的臉上又突然地笑了，雖然她的眼淚還滯在她的面頰上。她抖着聲音，抱歉地說：

——張先生，真對不起，我的神經是受了過份刺激的緣故。

——不，你實在太苦了。

她沒會聽完我的說話便攔住了我，面頰緊緊地偎在我的胸前。我低下了頭，瞧着那蓬亂的頭髮，心裏的感覺總是那樣的酸和苦。

……

她不再說話，昏黃的一間房子裏，有的祇是沉寂的午夜裏的空氣，響着的就是我的呼吸。

——對啦，你爲什麼要幹這樣的事？

我突然這樣的發問。她抬起了頭，凝視了我一會，便接着說：

——要吃飯，那有什麼辦法！

——你不會去找事做嗎？

——這個時候有這麼便當找事情做嗎？

——那麼你的丈夫，他允許你這樣嗎？

——那有什麼辦法，他也要吃飯的啊！

——他到那兒去啦？現在。

——他同樣知道我們的生活，都得從這種不體面的營業上的收入來維持，現在那兒還有他的住處？

這沉痛的言語，使我又覺着一陣內心的痛楚。靜鎮的血液漸次地奔騰起來，腦海裏像湧起了洶濤駭浪似的，在幻想裏我像看見無數的夫妻們在戰神的威脅下，從一個歡樂的家庭裏陷落到悽悲到極點的地步。也像看見無數的血肉造成的人類，在巨彈的轟炸下，炸成模糊的泥漿。

我深長地歎息了一聲，順着手柔和地將她埋在胸前的頭捧了起來。我凝視着她那眼淚縱橫的面，那超越了階級與境遇的同情心，使我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我親切地將自己的臉偎在她的臉上，低低地，我抖着聲帶對她說：

——真對不起你，我今天晚上還得回家去的。

——張先生，你

——不，我今天是不能住在外面的，這裏，我幫助你五塊錢吧！

——不，張先生，你得在這裏

——不，你把錢拿去，我明白你

——不能，張先生，你至少得在這裏

——我明白，但是，我是不能留在這裏的。而且恐怕我家裏還在望着我呢！

——哦！ 是的，你有家

她像感觸到一種奇特的異覺似的不再堅持她的意見了。她鬆了兩隻抱着我的手，眼睛矚了似的隨着頭頂上那盞昏黃的燈光。

我把那張十元的鈔票塞進了她的手，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再低低地對她說：

——不要難受。你好好的保重你和你的孩子！你應該放寬你的心。

同時，你也該想到無數像你一樣不幸的人都在那些製造戰禍的罪惡手裏犧牲了。你必不怨恨你自己的命運，你只要記住，祇要和平的呼聲響徹雲霄的時候，就是你重新得到新的生命的時節！我們沒一個不祈求和平的早日到來，我們也無不為和平的到來在奮鬥。你是讀過書的人，你祇要認明你的環境，你也可以奮鬥呀！不要難受，當心你的孩子。

我一連串說了一大段話，她會否聽到我却無從知道，但他那發呆的情形却告訴我，她的悲哀不會稍為我這些言語所安慰了。她合着雙手，緊抱在自己的胸前，像一個祈求着和平的女神，連一句回答我的說話也說不出來。最後，我還是說：

——好，再會吧，別再難受了。

我不再理她以後怎樣，也不等待她的回答，便向門外走。當我走到門外却又奇怪她竟不出來送我。我回過頭去，她依然呆立在那張桌前，眼睛却飽含着淚水睜着我。那樣可憐的形態，使我不忍再看她。拉起了領襟，向着黑暗的街口衝了出去。正當我走了之步的時候，驀然一聲慘叫，像火山爆發了似的刺進我的耳朵裏，跟着陣陣悽楚的哭聲，像鬼泣似的繞住了我的週圍。然而，我的心再也忍不住了，我惟有忍心的走了！出了街堂，馬路上依然是靜悄悄地。夜深後的風是特別的寒冷了。——她是在戰神蹂躪下的一個優良的百姓啊！

我暗暗地想着。

迎 歡

批評

介紹

交換

投稿

九國公約

美利堅合衆國·比利時國·不列顛帝國·中華民國·法蘭西國·義大利國·日本國·荷蘭國·及葡萄牙國，茲因志願採定一種政策，以鞏固遠東之狀況，維護中國之權利利益，並以機會均等爲原則，增進中國與各國之往來，議決訂立條約，因是簡派全權（銜名略）

各全權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協，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

一 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二 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三 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

四 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第二條 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條約或協定或協議或諒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稱之各項原則者。

第三條 爲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更爲有效起見，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取：

一 任何辦法爲自己利益起見，欲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有關於商務或經濟發展之一般優越權利；

二 任何專利或優越權，可剝奪他國人民在華從事正當商務實業之權利，或他國人民與中國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從事於任何公共企

業之權利，抑或因其範圍之擴張期限之久長地域之廣闊，致有破壞機會均等原則之實行者。

本條上列之規定，並不解釋爲禁止獲取爲辦理某種工商或財政企業或爲獎勵技術上之發明與研究必要之財產及權利。

中國政府擔任對於外國政府及人民之請求經濟上權利及特權，無論其是否屬於締結本約各國，悉乘本條上列規定之原則辦理。

第四條 締約各國協定對於各該國彼此人民間之任何協定，意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或設有互相獨享之機會者，均不予以贊助。

第五條 中國政府約定中國全國鐵路不施行或許可何種待遇不公之區別，例如運費及各種便利，概無直接間接之區別，不論搭客或何國籍，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船舶或其他種載運搭客及貨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國鐵路之先，或已上中國鐵路之後，隸何國籍，屬諸何人。

第六條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於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加入戰團，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權利。中國聲明中國於中立時，願遵守各項中立之義務。

第七條 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之任何一國認爲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第八條 本條約未簽字之各國，如其政府經締約簽字各國承認，且與中

國有條約關係者，應請其加入本約。
因此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對於未簽字各國，應爲必要之通告，並將所接答復，知照締約各國，任何國家之加入，自美政府接到該國通知時起，發生效力。

第九條 本條約經各締約國依各該國憲法上之手續批准後，從速將批准文件交存華盛頓，並自全部交到華盛頓之日起，發生效力。該項批准

列寧外交秘史

第二章 克倫斯基與列寧（續）

四

列寧回來的彼得格勒，的確是一個奇怪的都會。生活已經變成了一個可怕的賭博，每日的事件，都籠罩着一種不確實的空氣。現在誰都不相信臨時政府是穩固的了，可是他們還沒有曉得什麼來替代它。街上擠滿了示威運動和示威運動，常常演成了公開的騷擾與流血慘劇。可是這首都的夜生活，還是依舊不變。戲院和酒館同樣開着；在「歐羅巴」大旅店裏，傑美，紐約來的酒店主人，繼續供給着他的著名合劑酒。歌舞季節正在挺熱鬧的時候，卡沙維娜（Karsavina）顛倒着她的觀衆；歌劇方面，夏理賓（Chalabun）的歌喉，正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雖則各省食糧欠缺的報告，雪片似的飛來，可是都市裏充滿了足食的現象。什麼事情都是飽含了不確實的意味。

關於政界方面，誰都在焦急的等待着首相闡明俄國的外交方針，取消以前米留柯夫攪奪君士坦丁堡的帝國主義的意見。人民希望，等待一種永遠放棄略奪土地的聲明，因爲它可以促成他們所熱烈渴望的和平的議和。俄國的人民，那時並不將效忠協約國與尋求和平不能兼顧的問題

文件筆錄，由美國政府將正式證明之謄本送交其他締約各國。

本條約英文法文一律作準，其正本保存於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之檔案，由該政府將正式證明之謄本送交其他締約各國。

茲將議定條約由上列各全權代表簽字，以昭信守。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訂於華盛頓

I W Wheeler-Bennett 著
朱 深 譯

放在心上。他們把和平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他們把這當作臨時政府應該賦予人民的基本責任。

四月二十七日，這篇等待的文告，由服爾甫親王發表了，字裏行間流露着政府苦心想訂好雙方的形跡。它說俄國的重大利益需要：

「用一切方法來維護我們的遺產，和國家的解放。」

關於戰爭和終結戰爭一切問題的最後處決，政府完全由人民自由的去和協約國密切合作，臨時政府的權利和責任，在宣佈自由俄國的目的，不想統治旁的民族，也不想攪奪他們國家的所有，更不想用暴力來強佔外國的土地，祇是想建立一種基於民族自決的永久和平政策。俄國的人民，並不想用其他民族犧牲的代價，而增加自己國外的權力。

臨時政府的外交政策，將遵循這幾個原則。臨時政府將堅決實現民衆的願望，保衛我們祖國的權利，同時在意我們對協約國所負的一切責任。

這篇文告，在語調上和三月十八日米留柯夫的聲明，有了顯著的差異，和蘇維埃的外交政策符合，所以可說是蘇維埃的一個勝利。各方面都認爲：臨時政府最後採取了勸告其他協約國政府，重新陳述他們戰爭的目的的步驟，作爲一種普遍的和平的準備。

五月一日，將這篇文告轉遞給駐協約國的俄國外交團時，米留訶夫又鑄成了他最後的大錯。他在給每一個外交家的文件內，附了一封自己解釋爾甫親王文告的說明信。他說這文件全是敷衍蘇維埃，和搪塞國內人民的。米留訶夫的意見，是想消除協約國對三月二十七日蘇維埃聲明所引起的疑懼。「臨時政府的聲明，」他寫，「深染着自由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那當然絲毫不能視為俄國取消舊時的機構，即係減少共同作戰實力的藉口。恰巧相反，爲了大家，尤其是我們，所表示的責任感，全國決心使戰爭達到決定的勝利的情緒是更加強烈了。」

即刻捲起了憤怒與批評的風暴，主要的目標當然是外交部長，其次便是軍政部長格契訶夫，許多人都疑心他有「帝國主義者」的傾向。街上擠滿了盛大的示威遊行，不斷和警察與軍隊衝突着。革命的一切尖銳的階級憎恨，全找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了，列寧乘機竭力的煽動。列寧每天，幾乎每點鐘，站在克西辛斯格屋子前面的洋台上，對羣衆發表演說。（這所屋子正和英國大使館相對，那兒有條特洛斯基橋橫跨在尼瓦河上。）雙手插在他的藍色工人褲襠袋裏，他沒有克倫斯基揮手舞臂的興奮姿態，列寧祇是安靜地談着絕對確實的目的。他祇向羣衆問一個問題：「你們從戰爭得到些什麼？」他又給他們回覆了他們想說的話——「死傷，苦難，和飢餓。」——「你們那些沒死的，預備再回到資本家的工廠與土地去工作嗎？」他恐嚇他們。幾萬條喉嚨怒吼了起來：「我們要回去將工廠與土地佔爲己有！」

列寧現在在蘇維埃裏，把握和支配了他自己的黨派，並且利用米留訶夫的「口是心非」的例子，來說明和小資產階級代表的臨時政府合作，是如何的不可能。在這一點，他接受了社會民主黨的援助，不過那時整個的蘇維埃，還沒有分裂的象徵。他們對列寧殘忍的意見，仍舊懷着一種恐怖。

臨時政府在風潮前面屈服了。五月四日傍晚，臨時政府將一份「解釋」米留訶夫文件的說明書，交給蘇維埃，努力使這文件解釋得和三月二十七日的蘇維埃宣言書相近。說明書裏解釋：「自由的俄羅斯，目

的並不在支配別國，剝奪牠們的遺產，或是武力佔據外國的土地。俄國的目的，是根據各國自決權利的基礎，建設一個穩固的和平。」蘇維埃直在夜深才接受了這份說明書，並且經過一場劇烈的辯論後，在二千五百席中，祇有三十五票對臨時政府投了信任票。於是格契訶夫在五月十三日提出辭職，米留訶夫也接着在五月十七日辭職。在十七日那天，里昂托斯基（Leon Trotsky）從美國回到彼得格勒來了。

這次彼得格勒蘇維埃在米留訶夫事件裏所扮演的角色，充分說明了蘇維埃權力的可驚的增加，和臨時政府權力的低落。爾甫親王在改組內閣的時候，他必須從「邊兩條路選擇一條：不是聽從軍界的勸告，用武力壓迫蘇維埃；他自己便得和蘇維埃聯合。他選了聯合的路，於是開始了結合的商議。列寧和共產黨是絕對反對參加臨時政府的：托洛斯基自己雖還不是個共產黨員，却爲了這一點，和他們聯合在一起，並且利用這個機會，發表他回國後第一次的公開演說。他主張將一切實權交給革命的人民，第一次喊出了一將一切實權交給蘇維埃」的口號。

可是，到了五月十八日，蘇維埃同意指派社會黨的部長入閣了，於是一個新政府在爾甫親王下組織成功，裏邊包括六個著名的社會黨員——柴諾夫，（Chernov）塔萊退立，斯科勃萊夫（Skobelev）等幾個，——和幾個自由黨員與過激份子。克倫斯基做了軍政部長，塔萊退立則代米留訶夫而爲外交部長。當天政府便發表宣言，政府和「全國人民完全一致，一拒絕單獨議和的意見；政府的目的是：根據不略土地和民族自決的方針，一促使一種普遍的和平，儘早的實現。一政府設法滿足各方面的要求，宣言裏還提到土地轉讓給勞工階級的問題，——列寧在他的煽動演說裏，會屢次的提到這個問題——將付諸國民會議討論。至於國民會議的召集，他們必定盡力「儘早」的使它實現。國民會議召集的延宕，又給了他另一種攻擊政府的武器，不用說這一點他即刻便利利用了。

三天以前，在五月十五日，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依照三月二十七日宣言書的原定計畫，發表了一篇「告各國社會黨員書」。它肯定的反對

單獨講和，因為這「會給德奧聯盟自由行動」的機會。它催促全世界的社會黨員，起來強迫他們自己的政府。採取一種「以民族自決為原則的，沒有領土野心，沒有賠款的和平政綱。」中歐同盟國的工人，也同樣的收到這種籲請書，教他們和協約國國家的社會黨員合作。彼得格勒的蘇維埃曾宣佈預備早日召開全世界社會黨員大會。

蘇維埃的宣言，在協約國方面，連累到新臨時政府的文告，發生了很壞的影響。英法兩國的政治家，不願將這兩個團體加以區別，反成爲他們自己宣傳的犧牲，結果對俄國的政府和蘇維埃，同樣的不肯加以信任。英法政府對他們駐俄大使的報告全不注意，一味以爲德國的勢力業已根深蒂固所以將俄政府與蘇維埃的宣言，全視爲含有惡意的東西。「這許多宣言的公式，全是可疑的欺騙和佈置巧妙的陷阱，它們並不是彼得格勒的發明，而是由國外輸入的，它們的來源是最顯著都沒有的了。」

五月三十日波奈羅 (Bonar Law) 在下議院這樣報告。

協約國政府不願相信俄國是退出了戰爭，它們抹煞這件事實逐漸增多的證據。因爲現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上，全是盈篇累牘的充滿了和平的論調。「那種熱烈的渴望和平，隨便哪一種和平，寧願失去十個省份都肯換的和平要求，是愈來愈明顯了，」那時有個軍事通訊員，在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日報，Rabotnaya Gazeta 上這樣寫。「即使是在會議裏和決議裏，都沒有提到和平，即使是軍隊裏的開明份子，對這運動反抗，人們還是日夜在夢想看它。」

要消滅軍隊中愈來愈利害的積弊的士氣，唯一的辦法，是讓兵士曉得，臨時政府正在想盡一切方法，終止戰爭和早日實現和平。關於這一點，臨時政府因爲有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國協定的束縛，就是英法俄不能對中歐同盟國單獨媾和的約言，所以不能做到。臨時政府既缺少面對事實的勇氣，又不敢請求協約國解除俄國再也不能擔負的誓約，它祇是從這一個災難跳躍到另一個災難，拼命却又無用的想保全自己的面子。所以當德利成科 (Tereshchenko) 在六月十六日，向協約國提議召集一個協約國會議，討論「修改協定中關於戰爭終極目的」的條款時，他曾特別

提到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的協定，「將不在這次會議裏討論；」在下一天，杜馬 (Duma) 又通過了一條決議，贊成實現正月裏協約國會議所決定的軍事攻勢案。德利成科的提議，倫敦巴黎方面全沒有什麼同情的回響，協約國政府祇是通知他們，希望俄國的夏季攻勢能夠從速的實現。所以結果臨時政府又是自討一場沒趣。

或許對英法和臨時政府最聰明的辦法，是依照十一月革命後，喬治·布卡南爵士確實建議的，解除俄國對協約國的責任。因爲在事實上俄國已經不願戰了，而實行七月攻勢的時候，協約國軍隊並沒有得到絲毫好處，俄軍反讓開了路，由德軍前進了。如果那時能夠和德國議和，再召開國民會議，便可以從列寧手裏奪下他的贏牌，也就可以恢復了民衆對臨時政府的信任。所以關於這一點，臨時政府認爲是全世界，犯了一種政治的自殺。

共產黨是極端反對新攻勢的，克倫斯基在改組軍隊的嘗試裏，必須和共產黨組織完善的宣傳，發生全面的鬥爭。他將他善於誇張的口才施展了出來。他在說動聽話的時候哭了起來，他要求軍隊爲保衛民主政治而戰爭，並且請求他們的信任。就是在這次改組軍隊的運動裏，列寧和克倫斯基，在他們政治生涯上遇到了一次。在第一屆全俄蘇維埃大會裏，他們兩個站在同一的演講台上演說，克倫斯基辱罵他的敵手主張個別媾和。列寧憤怒的否認這個非難。「這是撒的一個大謊！」他喊。「打倒個別媾和！我們俄國的革命份子，永遠不能忍受這種謊，所謂個別媾和，在我們看來，就是等於和德國強盜勾結，而德國強盜是和別國一般以掠奪爲事的。不過我們認爲俄國的臨時政府和俄國的首都的一種協定，也是一種個別的媾和。」因爲在列寧的眼裏，祇有各國的「無產階級」一起來柄政，才是停止衝突的唯一辦法。

總攻擊在七月一日依時的執行了。俄國的軍隊，不管裝備方面怎樣缺乏，厭戰情緒如何的濃厚，他們還是一樣勇敢的作戰。像東線協約軍最後總攻那麼悲慘的事，在戰史裏恐怕很少相同的例子：一方面士兵充滿了祈求和平，渴望回鄉的思想，一方面七八個士兵裏，才有一支來

復槍。他們純粹靠了激動的力量，他們竟能獲得一種不能輕視的勝利。他們在開戰後二十四小時內，便捉到了三萬六千以上的俘虜。

可是也有許多部隊不肯攻擊，他們拋棄他們的來復槍，執拗的交叉着手臂，官長對他們祈求既沒用，恐嚇也不發生效力，祇能對這許多沉默的兵士侮辱幾句，獨自的走向敵人去了。毒藥已經開始在發生效力了。

俄國的攻勢，既沒有使德國最高統帥部吃驚，也沒有使他們氣沮。到了七月十九日德軍反攻的時候，俄國的士氣頗得多麼利害，就十分的顯赫了。每一師都有共產黨的宣傳員，他們的工作全十分的成功；一團又一團的，跟着叛變了，暗殺了他們的上級軍官，然後是躊躇了，不知道再做什么才好。前綫癱瘓下來了。共產黨的宣傳，早就使軍隊呈現了崩潰的現象，現在再加上德軍進迫的最後的打擊。結果是可怖的。一支早就在瓦解情形中的軍隊，現在又傳染上一種驚慌。抵抗的問題是不必談的了。有許多預備起來抵抗的獨立部隊，都給潰退的現象嚇軟了。軍隊在統帥長官面前潰散了。一軍隊用腳來贊成和平，一列寧後來這樣說。

塔諾坡爾 (Tamopol) 在七月底被佔，九月二日德軍跨過吐味納河 (Dvina) 在下一天便奪取了里加。(Riga) 進展不能充分迅速的原因，完全是爲了運輸困難的關係。到了十月中旬，里加灣內的蒙恩 (Moon) 達果 (Dago) 和厄則爾 (Oesel) 諸島嶼被佔以後，東綫的戰爭，在實際上可說陷於停頓了。

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不斷的遇到變亂。七月十七日，當總攻擊沒有達到它預擬的目的時，內閣裏的憲政民主黨員，包括首相在內，在發表承認「烏克蘭自治」時提出了辭職，共產黨飛機發動他們第一次的大政變，一種未成熟的運動，既沒有充分準備，又沒有加以正當的組織。它在彼得格勒便自然產生了一種民衆大會。那時列寧因爲偶獲小恙，住在鄉間休養，不在城裏，於是他的血氣更旺盛的書助手，以爲乘此內閣危機，第一屆全俄社會黨員大會，和軍隊叛亂的時候，是政治暴動最

適宜的時候。

經過兩天劇烈的巷戰以後，臨時政府的軍隊終究佔了上風，原因是共產黨的準備太不充分了。接着臨時政府採取的鎮壓政策，正可說明一種政府的力量。這和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諾斯克 (Nosek) 在柏林採用鎮壓社會黨的殘酷與有效方法，恰巧是個顯明的對照。共產黨的報紙被迫停刊了；托洛斯基，克魯登斯加耶，珂倫泰，和旁的幾個黨員，逮捕了被判決了死刑，後來減刑了，最後還是將他們釋放。列寧化裝了一個司機，和齊諾維夫一起逃入了芬蘭。他在那兒直躲了三個月，不過和共產黨仍舊用秘密信件經常保持接觸。

克倫斯基暫時從共產黨危害的威脅下解放了，於是專心一致的從事改組政府的工作，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他已經能夠除去極左與極右的份子，——牽制派與共產份子——組成一個新政府了。政府任命科泥羅夫將軍 (Kornilov) 去代替勃魯西洛夫，設法停止德軍的推進。克倫斯基在八月一日又向協約國發出一份動人哀憐的保證，聲明俄國務必盡力繼續戰爭。不過這份文件，也就是對當時開始席捲俄國的社會革命運動，表示無可奈何的最早表示。現在身任首相的克倫斯基，完全明白他的唯一的勝利機會，全靠協約國的立即實現和平運動，和召集國民會議兩事。他也明白要實現任何一樣，都是不可能的。

協約國現時對臨時政府的態度，較之她們祝賀三月革命時那種和善的期待，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駐俄大使與使節團寄回的報告，全是令人失望的。他們報告俄政府怎樣被繼續的，增加的混亂所包圍。這許多消息全使協約國政府，感到了又憤懣又狂怒的嚴重幻滅。俄政府曾經請求英外交部，批允俄國派三人至聖。傑姆斯官作爲大使團，英國答應了，可是這三個代表沒有一個到倫敦來，這使唐寧街方面很不滿意。所以克倫斯基最後的保證，在協約國會議到達倫敦時，英國送回的唯一答覆，是「對俄國長時期的分裂與無政府狀態，提出一個嚴重的抗議。」在寄出這份抗議書時，最奇怪的是，還請俄國的代理公使，對這件事發表

意見呢。

同時臨時政府依舊循了那條顯然的覆滅的路走。到了秋天，真是變亂相尋。自從九月三日德軍佔據了里加以後，彼得格勒已在德國齊柏林飛船空襲的範圍之內了。前線已經事實上崩潰了。總司令科尼羅夫，看到政府對內對外全是昏庸無能的情形，簡直是絕望了，於是在九月九日至十五日，發動了軍事的政變。那次政變既帶有狂氣而又組織不善的。在實質上，它却有偉大愛國運動的特徵——列寧說這是一個「可驚的一個真正不容易相信的，意外動人的打擊」。——可是爲了它「想的未成熟，與執行的缺少效力，事實上，它變成了一齣滑稽歌劇，因爲科尼羅夫的哥薩克兵士，很容易的便向彼得格勒的武裝工人隊伍投降了。克倫斯基對這次事件就像對七月的叛亂一樣，毫沒判斷力。那時他手裏會有鎮壓共產黨的一勞永逸的機會，可是他讓它從手指縫裏掉了；現在，克倫斯基本應該向這個統帶大軍的人，成立諒解的，他却敵視科尼羅夫到了公開叛亂的程度。如果要彈壓這支叛變的軍隊，那就必須照共產黨的辦法武裝民衆。不過工人一日得到了武器，就不容易使他們屈服了。從那時起，臨時政府的命運，祇是等日的問題罷了。

不管科尼羅夫的起義失敗，內閣還是倒了。克倫斯基做了五執行內閣的領袖。九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範圍廣泛的，民主政治代表會議。除掉重新組織政府以外，這次會議並沒有議決什麼。現在事態全指明，臨時政府正在急速崩潰的途中。十月三日與十月八日，莫斯科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全歸共產黨的多數派控制，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則由托洛斯基主席。同時，克倫斯基拚命想找某種替代國民會議的暫時替代品，宣佈召開俄羅斯國民會議，（也就是國會預備會議）各級人民都可以派遣代表參加。這個團體，一個沒有什麼立法權的諮詢議會，在十月二十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可是共產黨代表則在一次示威運動後退出了，聲明他們拒絕參加一個「出賣人民的政府」，他們還宣佈在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內，預備召集全俄蘇維埃會議，「從事接收俄國政府」。

當協約國「戰爭目的探討會議」，克倫斯基和德利成科很久便是夢寐以求的，宣佈十一月十日在巴黎舉行的時候，俄國恰巧是這種可憐的局面。這個消息，無異是給政府一個臨刑前的一個優刑，當局立刻決定，應該推派德利成科和年老的亞力緱夫將軍，代表俄國出席。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十分妬忌政府突然增加了權力，同時還很疑心政府的「帝國主義的」目的，所以堅持代表團裏，必須加入他們的代表斯科勃萊夫，並且還對他發出一種訓令那便是和平必須根據「沒有土地野心，沒有賠償，和民族自決」的原則。

臨時政府反對斯科勃萊夫加入代表團，協約國方面也授意他們的大使，對此加以猛烈的反對。最後波奈羅使俄國真正的絕望了。「照我所曉得的，」他在下議院裏答問。「巴黎會議並不討論什麼戰爭的目的，祇是商議如何推進戰爭的方法罷了。」

同時，軍部部長韋科甫斯基（Verkhovskiy）在一張呈報政府的呈文裏，也說明了俄國軍隊混亂的情形，俄羅斯民主國的唯一希望，是壓迫協約國提供和平。這份呈文，立刻給共產黨的報紙，作爲獨自向協約國單獨求和的建議，對此加以猛烈的攻擊。軍政部長告了長假，於是克倫斯基，在最後的一段時間內，成了俄國最高的軍事獨裁者。

自從七月暴動後，便一遲居居券蘭的列寧，在十月二十三日，又秘密的潛回彼得格勒附近的列斯諾葉（Leshnoye）來了。在他出亡的時期裏，他不辭的寫信給他的黨部人員，鼓勵他們，指導他們的行動，發出一連串反對臨時政府的冷靜的理智的議論。列寧的卓越的宣傳天才，在這幾封信裏（革命文學的典型）表現得最充分。

共產黨總部已從首席舞妓王宮，遷移到同樣不相稱的環境，彼得格勒郊外的斯摩尼學校（Smolny Institute）——所前時的時髦女學校。就在這所學校的房間裏，（在過去快樂的日子。這兒曾是教授舉止風采和交際術的地方，）共產黨的謀士完成了他們武裝暴動的計畫。他們認爲祇有武裝暴動，才能從克倫斯基的小資產階級勢力和主義裏，拯救出革命。

當時列寧要回到首都去，還是太危險，所以十月二十三與十月二十九日的兩次會議，就在列斯諾葉舉行。這兒，列寧對托洛斯基，加門納夫，齊諾維夫，史太林，珂倫泰，史惠特洛夫，(Sverdlov) 德基普斯基，(Dzerzhinsky) 和旁的三個黨員宣佈，共產黨煽動家在七月暴動時下的宣傳種子，現在已到了收穫的時期了。現在已是共產黨攫奪政權的時候，時機再也不能遲延。不是現在，否則就永遠沒有了。

除掉加門納夫和齊諾維夫兩人以外，旁的全贊成列寧的計畫。他們兩個反對的理由是：因為冒險太大，成功太不可料。他們願意直等到，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計畫與方針，給民衆更加週知的時候，然後再行發動。他們怕重蹈七月暴動的覆轍，結果反是給像科泥羅夫等反革命勢力，獲得了成功。

因為他們的意見不能折服中央執行委員會，他們便在十月二十九日辭職，在沒有黨派的報紙 *Novaya Zhizn* 上，對「寧政策加以猛烈的攻擊。爲了這次破壞信仰，列寧給「這一對小同志」，加上了「罷工破壞者」的綽號，對他們和他們的主義，施以嚴峻的批評，並要求將他們開除黨籍。開除黨籍的恐嚇，沒有付諸實施，加門諾夫和齊諾維夫繼續反對武裝暴動的政策，直反對到十一月革命的前夕，不過以後他們便沒有再在黨外發生衝突。

當時政府雖則聲稱完全曉得共產黨的準備，可是依然繼續籌備就要來到的聯合會議。在俄羅斯民主國會議裏，德利成科要求撤退斯科勃萊夫出席代表權。

「使我們和協約國結合在一起的聯合力量，對於俄國的權益是有利的。……所以我們對於和戰問題的意見，必須和協約國的，儘可能的一樣明白與確實，這一點十分重要。」爲了避免一切可能的誤會起見，我必須坦白的說，俄國在巴黎會議裏，必須代表一種意見」。

當議會裏還在憤怒的爭論普字句的時候，臨時政府的機構已經在毀壞了。這是十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創設革命軍事委員

會，也就是那一天。在下一天，瑪林斯基宮 (Marinsky Palace) 搖搖欲墮的統治權的第一根支柱，便在下邊給斫倒了。彼得格勒的衛戍軍隊一致的採取了下列的議決：「彼得格勒的衛戍軍隊已不再承認臨時政府。彼得格勒的蘇維埃才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祇從革命軍事委員會那兒，服從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命令」。

第三次黨的會議，是十一月三日在列斯諾葉舉行的。列寧不斷的催促着必須迅速行動，可是他還是受到他們的反對。他們雖則贊成武裝暴動的原則，不過時機是否業已成熟，他們還是深深疑懼。叛亂的計畫，就在十一月三日會議裏討論，就是那時列寧自己都不能確定在那天舉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預定在十一月七日開會，他深知他們必須在這個團體組織前成立，他們將願用武力來確實的奪獲政權，不願由民衆的表決或許可以接受政權。六日晚上，他寫信給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他最後的催促行動的信：「那是最明白不過的，現在如果再延宕暴動，那便是真的完了。革命黨員在今日可以得到的勝利，如果遲誤了，將來的歷史是不會饒恕我們的，因為我們身負着失去明白許多東西的責任。」等待十一月七日的表決，將是一個大錯。人民對於這種問題，是有權利也是責任，以用武力而不是表決的。遞延行動就是等於死亡」。

當天的夜深，列寧從列斯諾葉化裝到了斯摩尼來，親自處理起事。他的蒞臨，雖則是秘密的，一樣廓清了躊躇不決的空氣。搖搖欲墮的臨時政權在十一月七日，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克倫斯基政府，就像它的出生一樣，懦弱的不名譽的死了。紅軍大規模的組織起來，預備對付劇烈的反抗。可是臨時政府祇是乾脆就溶解了。克倫斯基在七日早上，離開彼得格勒去找一支軍隊。他既沒有找到，也沒有回來。幾點鐘以後，政府裏的其餘官員，被他們自己的衛隊出賣了，當他們在瑪林斯基宮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被逮捕了。他們最後的保衛者，是舊皇宮裏的幾個臭名其妙的僕人，幾個軍隊裏的見習士官，和幾個特別不中用的女兵。

(第一章完。全書未完)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 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 注 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新世紀 第十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督 印 人 唐 士 林

承 印 者 上海安達印刷所

出 版 期 半月刊 每逢一號及十六號出版

定 價 國幣一角 港幣五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

C字五八九號